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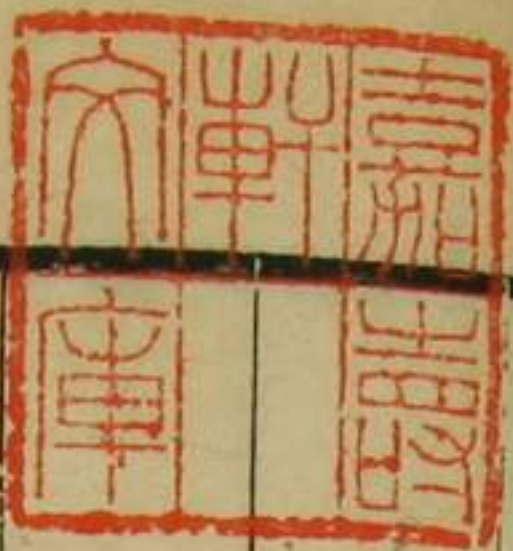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21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21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上木



選

宋徵輿轅文參閣

楊石淙奏疏

疏

楊一清

為修復茶馬舊制以撫馭番夷安靖地方事

茶馬

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等衛地方選差撫
夷官員帶領通事分投撫調各族番夷中納茶馬各

族番官，偕其國師、禪師、各齋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得拜觀焉。其額上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臣奉宣。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齋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于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

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克殿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宐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旣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旣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略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制匈奴。乃表河曲。列肆郡。開

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讐。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犬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爲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

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于托。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臣始至陝西。行據守備河州指揮蔣昂呈稱。河州衛每年招番易馬。止是臨近川卜陸族乞台撒刺。并歸德中左所西番達子二十七站。及腹裏老鴉。札藏等族熟番。調來中馬。給茶。其黑章。啞上下

哈如阿剌爾朶工遠行等族番人。週年累撫老番俱故。後生不知法度，強硬生拘，不肯前來中馬。又被黑章、啞朶工等族番人糾引番賊，專一伏路搶殺過達官軍糧賞財物。雖經呈稟上司，差官量帶軍馬通事出境，不過追撫，止照番俗事理發落。因循年久，未蒙天威加兵，各番輕視。國法愈加恣肆，爲惡搶擾地方，以爲得計。若不早爲處置，慮恐餘族番夷一槩倣，不惟廢弛馬政，抑且有損國威。合無具奏，差委謀略公廉官負動調軍馬通事統領前去，務將前項

累撫不來中馬爲惡黑章啞朶工遠行等族番人量

勦一二族，庶使餘族番夷寒心知懼。等因到臣，看得本官父祖以來，守備河州，諳知番情，必有所具。但興

師動衆，勞費不貲。前項事情，難以輕議。况禦戎上策，

莫如自治。各番雖不中馬，未嘗一日無茶。彼旣坐得

此言私茶之當嚴

之，何求於我。且中國之人，明知禁例，肆行無忌。於番夷乎何誅。臣乃申嚴禁令，嚴督所司緝捕私販，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頃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稔惡如朶工黑章啞者，亦如期而至。

乃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商販一切禁絕不得通番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寧敢不至臣仰承任使恒懼無補以速罪尤深慮卻顧輒罄一得之愚如此至于興此係兵部題覆內二件係戶部題覆另自一疏廢補故之宜謹條陳五事于後伏惟聖明省覽

計開

一復金牌之制切照洪武年間部覆請行移印綬監清查上號金牌面數及番族欽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河州地方原設必里衛各目行本官知會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原額金牌二十一面認納

差發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衛地方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冲申藏等族金牌一十六面該納差發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衛地方火把哈藏思曩日等族金牌四面該納差發馬三千五十四匹上號在于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欽遣近臣賫捧前來公同鎮守三司等官統領官軍深入番境劄營調聚番夷比對金牌字號收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如有拖欠之數次年催收後因邊方多事陝西軍民止以缺軍轉輸廢此良法前此因循之失大矣轉輸軍餉無暇運茶腹裏衛分官軍又各調去甘涼

寧夏等處征操。別無官軍可調。茶馬因是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征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各衛。預先行令應納差發馬匹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拘違背。然招番必先運茶。不然調來番馬。無價可償。失番人之望。虧中國之體。合無嚴禁私販。廣積官茶。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

替亦令兵備守備官。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以弘治二十年爲招番之期。乞遣廷臣賚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及陝西甘肅二處巡撫官。不須動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差委。撫夷官員通事。分投調取各番。各賚原降下號金牌牽趕馬匹前來上納。分別上中下三等。給與價茶。厚加賞勞。遣回本族。如不敷原數。聽次年徵收補還。以後三年一次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差官。賚番字文書前去。各族曉諭。有情願者聽其自來將馬換茶。不願者不拘。

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者，再三撫諭，量調漢番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

一專巡禁之官，查得先准兵部咨，爲一事權以修邦政事，該本部題稱：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前去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於今去都御史楊一清。臣本閩人，猥承任使，分當奔走職業，不敢辭

勞，但陝西禁茶地方，東自潼關，西極甘肅，南抵漢中，綿亘數千里，伏奸廋隱，無處無之。臣始至陝城，拏獲積年交通進貢，經過番夷代買私茶，犯人三十餘名，比至鞏昌，節次拏獲百餘名，然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且茶禁愈嚴，則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趨者瀾倒，伺便而發，乘隙而動者，難保必無。此私茶所以難禁于碍官豪勢要之人，非軍衛有司之力所能鈐制，禁

防稍疏，則絃轍如故。臣之職業，重在孳牧，一歲之間，大半住劄平涼固原等處，又有提調三邊騎操馬匹

之任前項行茶地方實難遍歷。雖例該提督都布按三司官及督令守巡官行事各官俱有本等職務。委任不專。難以責其成效。臣到平涼已及一年未嘗一見分守官。在隴西數月未嘗一見分巡官。此事勢使然。亦不足異。所據巡禁私茶必得按察司官一員專理。乃能濟事。但陝西按察司額設添設副使僉事等官已多。合無自弘治十八年為始。聽臣於各官內。自擇有風力才幹一員。常川於臨洮府住劄。不許別項差占。專一往來巡視。嚴禁私茶。痛革通番積弊。一年

視一年而更滿日仍擇委一員交代

一嚴私販之禁。查得律內凡犯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及查見行事例。私茶有與販五百斤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陝西等處。但有漢人結交夷人。互相買賣。借代誑騙財物。引惹邊釁者。問發邊衛。永遠充軍。近准兵部咨為從宐處置邊務事。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璣奏前事。內一件止通番。訪得西寧河州洮州地方土民。切鄰番族。多會番語。各省軍民流聚鉅萬。通番買馬。雇倩土民。傳譯導引。羣附黨援。深入

番境潛住不出。不特軍民而已。軍職自將官以下。少有不令家人伴當通番。番人受其恐嚇。馬牛任其計取。變詐漸萌。含憤未發。誠恐一旦不受約束。患可勝言。且通番之人。明知事例犯該充軍。乃互相嘻謂。無故亦要投軍。有甚打緊。似此欺玩。若不重加法典。則通番起釁。茲其漸也。又一件禁約私茶。查得洪武永樂年間。與販私茶者處死。以故當時少有蹈之者。間有一二私販者。包藏裹挾。不過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則狼顧鼠探。畏人訐捕。豈如今之販者。橫行恣肆。畧

不知憚。沿邊鎮店。積聚如丘。外境夷方。載行如蟻。明

知禁輕。相謂與販私茶。與與販私鹽同律。事發止理

此言法輕之弊。使奸人得以恣行。

見在。不許攀指。例則五百斤以上。方纔充軍。計使一

人出本。百人為夥。每人止負五十斤。百人總負五千

斤。各執兵器。晝止夜行。遇捕併力。萬一捉去一人。只

是一人認罪。數不及五百斤以上。不過充徒。餘茶總

收其利。以此得計。羣聚勢兇。莫之敢捕。乞將與販私

茶者。合無照永樂年間舊例。處死通番。并把隘賣放

之人。亦如之。如 聖慈不忍寘之重典。合無將私茶

十斤以上與一應通番并把隘縱放之人俱發兩廣烟瘴地面充軍等因。臣參詳御史李璣所言曲盡陝西官舍軍民販茶通番情狀非身履其地職任其責者不能及此。查得洪武三十年戶部節該欽奉 太祖皇帝聖旨近年以來茶賤馬貴不止國課有虧致使戎羌放肆蓋是守邊者不以防禦爲重出榜以後守把人負若不嚴守縱放私茶出境處以極刑家遷化外說事人同罪販茶人處斬妻小入官欽此永樂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節該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陝

西四川地方多有通接生番經行關隘與偏僻小路洪武年間十分守把嚴謹不許放過段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違者處死。恁戶部再出榜曉諭禁約各關上省會把關頭目軍士用心守把若有私販出境拿獲到官定將犯人與本處不用心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欽此仰惟我 祖宗不嗜殺人獨於販茶通番之境致嚴如此承平之餘政玩法弛已非一日。充軍下死罪一等而販茶之人其視充軍甘如飯食罪至于徒已非輕典而陝西軍民

寧從三年之徒。不肯出杖罪之贖。蓋各處充發軍人及擺站哨瞭囚徒。隨到隨逃。以為常事。上司亦嘗立法查攷。卒莫能革。其逃回者。又復販茶。屢犯不悛。玩法至此。可謂極矣。死刑至重。非人臣所敢輕議。然例以輔律。因省救弊。似宜加嚴。以整齊之。但腹裏之與各邊。事體有異。而販茶之與通番。情罪或殊。合無今後。但有將私茶潛送邊境。與販交易。及在腹裏販賣。與進貢回還夷人者。不拘斤數。事發并知情歇家牙保。俱問發南方烟瘴地方。衛分永遠充軍。其在西寧

甘肅河州洮州販賣者。雖不入番。卽有過番之漸。一百斤以上。問發附近衛分充軍。二百斤以上。發邊衛永遠充軍。若在腹裏各府衛州縣與販者。照見行事例。五百斤以上。押發附近衛分充軍。止終本身。不及前數者。俱依律擬斷。腹裏仍枷號一箇月。在邊方者。枷號兩箇月。有力納米贖罪。如果無力。解五百里之外。擺站守哨。但有逃回。仍前與販。事發不拘多寡。問發附近衛分充軍。及照近年各邊販茶通番。多係將官軍官子弟。見今甘肅總兵劉勝事發。其它未發者。

不止劉勝一人，以此守備把關巡捕官負不能禁治，合無今後軍官將官知情縱容弟男子侄伴當與販及守備把關巡捕官知而故縱，事發叅問降一級原衛帶俸差操有贓者從重論，失於不知者照常發落。若守備把關巡捕官自出資本與販私茶，但通番者問發邊衛充軍，在西寧洮河甘肅地方發賣者，三百斤以上發附近衛分充軍，不及數及在腹裏發賣者降一級調邊衛帶俸差操，如此則法令一新，積習之弊可祛，不然將來貽患臣不知何所紀極也。

為修復茶馬舊制第二疏

茶馬

戶部覆都御史楊一清所奏事件，除復金牌之制，專巡禁之官，嚴私販之禁，三事係隸兵部掌行覆奏外，所據處茶園之課，廣價茶之積二事，伏乞 聖明裁處。

計開

一處茶園之課行據延安府綏德州知州洪平呈稱親詣漢中府金州并西鄉石泉漢陰三縣督同各該里老將該管茶園人戶查審得金州七鋪一里定額

課茶六千二百二十斤四兩西鄉縣雲停歸仁遊仙
三里定額課茶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八斤六兩五錢
漢陰縣在廓一里定額課茶一千三百七斤一十一
兩五錢石泉縣石泉一里定額課茶一百九十二斤
二兩九錢共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斤一十四兩九
錢成化等年奉例各增添里分人民佃買老戶茶園
地土各人開墾不等仍舊帶納前項茶課會同各親
詣茶園逐一踏勘得金州該增課茶三千八百七十
二斤一十二兩西鄉縣該增課茶五千六百五十一

斤漢陰縣該增課茶七百二十三斤石泉縣該增課
茶六百六十斤共增課茶一萬九百六斤一十一兩
造冊申送到臣案照先據陝西按察司僉事唐希介
呈稱漢中府金州西鄉石泉漢陰三縣俱係產茶地
方如漢陰一縣原設在廓新安二里後因招撫流民
增添九里近因大造黃冊又添一里今以十里之民
止納二里之課况自招撫之後其延安慶陽西安等
府人民流移到彼不可勝紀見今開墾日繁栽種日
盛其沿江一帶茶園多不起課乞行嚴督官員查理

等因。看得漢中府前項產茶州縣。國初人民戶口不多。茶園亦少。所以額課止於如此。成化年間以來。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數多。已經節次編入版籍。州縣里分。俱各增添。戶口日繁。茶園加增。不知幾處。而茶課仍舊。致令各處奸頑官舍軍民。遍年在山收買私茶。通番交易。覓利。以此番人不樂官市。沮壞馬政。相應查理。按察司分巡關南道官。覆勘未報。訪得前項州縣。所產茶斤。不假種植。隨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燔灼之餘。茶從而萌蘖焉。民獲其利。一家

茶園有三五日程。歷不遍者。有百餘戶所佃茶園。止幫一戶茶課。其甚少者亦多。贏餘較之農夫。終歲勤動而恐不贍。又稱貸以輸官者。難易不同。故漢中一府。歲課不及三萬。而商販私鬻。至百餘萬。以爲常。是其明驗也。况先年茶園。亦有消乏。未蒙除豁。新開茶園。日新月盛。漫無稽攷。致使一園一畦者。課程已多。連山接隴者。課程顧少。非惟細民有不均之歎。抑且奸民遂玩法之私。深爲不便。合無行委陝西布按二司。督同漢中府掌印官。親詣前項州縣。遍歷園山界

畔再行踏勘丈量斟酌地里遠近佃戶多寡不必拘定知州洪平前數但要有益于官不病於民勘處停部覆茶園額課行本官另行查據增損造冊奏聞當備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造冊奏繳永爲遵行如此則茶課均平其於茶馬不爲無助

一廣價茶之積查得洪武永樂年間舊例三年一次番人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約運一百萬斤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內西寧茶馬司收三十一萬六千九百七十斤河州茶馬司收四十五萬四千三十斤洮河茶馬司收

二十二萬九千斤合用運茶軍夫四川陝西都布二司各委堂上官管運四川軍民運赴陝西接界去處交與陝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收戶部請旨於在京堂上官內點差二員賫勅前來會同陝西守鎮官員整理事體重大供億浩繁後因邊方有事停止不行近年巡茶御史招番易馬止憑漢中府歲辦課茶二萬六千二百餘斤兼以巡獲私茶數亦不多每歲約用不過茶四五萬斤以此易馬多不過數百匹至千匹而止補轉抑勒徃徃良駑相參招易未久倒傷

相繼番人既病於價虧軍士復不得實用要其事勢亦有由然。今邊方在在缺馬騎征官帑有限收買不敷。月追歲併士卒告困。近雖修舉監苑馬政。然方收買種馬孳收求用於數年之後。惟茶馬可濟目前之急。顧茶司無數萬之儲。縱然招致番馬。何所取給。欲查照舊例徵運。四州課茶。緣川陝軍民兵荒之後。創殘已甚。寧能增此運茶之役。查得洪武三十年。欽依禁茶榜文內一款。本地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其餘盡數官為收買。若賣與人者。茶園入官。欽

此。照得漢中府產茶州縣。逾年所出茶斤百數十萬。官課歲用不過十之一二。其餘俱為商販私鬻之資。

若商販停革。私茶嚴禁。在山茶斤無從售賣。茶園人

○使○官○茶○肅○積○又○令○私○販○減○少○誠○一○舉○而○兩○得○也

戶仰事俯育。何所資藉。彼見茶園無利。不復葺理。將

來茶課亦虧。夫在茶司則病於不足。既無以副番人之望。在茶園則積於無用。又恐終失小民之業。若不從宐處置。深為不便。臣今年正月間。量發官銀一千

五百七十餘兩。委官前去收買茶七萬八千八百二十斤。計易過兒扇騾馬九百餘匹。若用銀買。須得七

千餘兩其利如此。但猶未免用官夫運送。止如前數。固可支持。必欲廣爲收易。漢中鞏昌河西一帶人民。將不勝其勞擾。又恐行之既久。官司處置乖方。虧價損民。似非經常之計。○此○法○可○以○常○行○如欲官民兩便。必須招商買運。給價相應。臣於今年閏四月內。又經出給告示。招諭陝西等處商人。買官茶五十萬斤。以備明年招番之用。憑衆議定。每茶一千斤。用價銀二十五兩。連蒸晒裝篋雇脚等項。從寬共○價銀五十兩。令其自出資。本前去收買。自行運送。各茶司交收明白。聽給價銀。

去後。且官銀一萬兩。買戰馬不過一千匹。如前所擬。買茶二十萬斤。分別三等馬匹。勘酌收買。可得馬幾三千匹。買一馬者。將買三馬。給一軍者。可給三軍。但所給茶價出自公家。歲歲支給。亦非可繼之道。若運到官茶。量將三分之一。官爲發賣。以償商價。尤爲便益。此與開中商茶不同。開中商茶其利在商。未免阻壞茶馬招商買茶。其利在官。專爲易馬之資。借曰官賣。不過十之二三。較之商茶。歲百餘萬。以通番境者。何如。合無自弘治十八年爲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陝

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一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脚轉運照商茶事例行令沿途官司秤盤截角如有多餘夾帶茶斤照私茶擬斷運至各該茶馬司取獲實收赴臣查驗明白聽給價銀仍行委廉幹官員分投於西寧河州二衛官爲發賣每處七八萬斤至十萬斤爲止價銀官庫收候儘勾給商如有贏餘下年轉給行之數年茶可不賣夫如是茶出於山而運於商民不及知以茶易茶官不及知不傷府庫之財不失商民之業而我部覆依擬施行永爲定制可以坐收茶馬之利長久利便之策安無出此

爲摠奏修理馬政疏

馬政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荷蒙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與馬政係是一事該兵部題奉欽依將巡茶御史取回命臣兼理茶馬今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廩羅列孳牧之規稽

攷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如雲錦成羣之盛其於陝西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于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查得洪武永樂年間金牌舊例三年一次番人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四川軍民運赴陝西接界去處交與陝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納轉輸數千里所費不貲宣德正統以來爲因邊方多事運糧爲急勢不能行茶馬停止六十餘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

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皆招商買運不煩軍民轉輸故邊方旣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調度軍馬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惟是規置粗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廢墜然歲復一歲趨下之勢恐所不免懼隳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

馬政茶法事體委實相須。先年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馬政俱該陝西巡撫兼管。而茶馬則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務繁多。馬政一事。寔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論。兩。事。相。須。之。利。昭。然。可。睹。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比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陝西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

乞 勅該部參詳議擬上請。合無仍設巡茶御史一員。會同部院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或三年或二年一換。請 勅兼理馬政茶法二事。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官。負專聽本官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凡臣已經布置規畫。奏有成命。一切事。寔非有大碍。不必立異更張。庶幾事有定規。人有定志。可大可久。為益寔多矣。

為預處邊儲以備緊急供餉事疏 邊儲

臣聞昔者尚書周忱巡撫江南十有八年。一應錢糧。

任其通融區畫致有紅陳貫朽之積通融區畫一行政務便可隨宜惜百姓賴之至今

以為美談彼固多才非當肯委任之專且久何以至

此使周忱官於近昔以若所為不三二年非被排而

去則循次而升矣臣竊恐議者因見延寧小捷地方

稍靖遂置邊儲於度外萬一有警又將貽後昔之悔

深慮却顧不得不極言之查得先年戶部擬奏充實

邊儲事件非止一端雖出一時權宜中間有益無損

經久可行者亦多至于開仕途濫進之門為罪人幸

免之地所益者小所傷者大苟非門庭之寇亦正不

須如此若發京師帑藏之財雖失居重馭輕之宜終

成損上益下之美但京師儲蓄有限各邊仰給無窮

恐非可繼之道求其獲利多而取效速者莫如開中

引鹽為便蓋權鹽之利本為助邊果能絕私販之阻

滯杜權貴之請求則生生無窮何憂不給伏望 皇

上俯念陝西關中重地邊儲缺乏太甚所宜急時預

處合無於陝西開中兩淮等運司常股存積等課鹽

百餘萬引及今招商於夏秋收成之後糴買糧料艸

束查撥固靖蘭州環慶各該邊堡屯駐軍馬缺乏去

處上納。仍要斟酌賊情緩急。如果虜賊在套。盡收本色。量寬斗頭。使人樂趨。不許嫌避誤事。若無緊急賊情。又當酌量年歲豐歉。年豐有收。則廣爲招糴。不厭其多。如歲歉收薄。則量收一半本色。以防目前之急。仍存一半銀兩。以爲來歲之圖。免以不貲之財。坐爲營利者所得。其它充實邊儲事。宜擇其有益地方。無損治體者爲之。大要使邊倉各有二三年之儲。則遇警不至于告乏。布政司常有數十萬兩之積。則臨期尚可以有爲。此愚臣迂腐。爲兵事謀。兼爲民事謀。爲治體謀之惓惓也。巡撫本股肱之臣。又得假便宣之柄。何事不可爲。亦存乎其人耳。苟非其人。當易其位。既授之任。當責其成。任者不疑。疑者不任。居其位弗事其事。則將焉用彼相矣。

爲申明捉獲奸細賞罰疏

獲奸細
賞罰

臣曩在 朝爲從官。每聞各邊有以奸細上者。私議其非。蓋以虜性鷙猛。衝突剽掠。是其所長。恐不暇于間諜。意者我民被虜。幸而得歸。要功之徒。誣執以爲奸細。從賊而去。尚可得生。戀家而歸。顧不脫死。是堅

其外叛之志。而阻之使不敢歸也。比詢之邊人。又有
 不盡如前所云者。訪得醜虜近年掠我丁口。日繁月
 滋。擇其狡者與之妻室。生長男女。以繫其心。將欲內
 寇。遣之入境。覘我虛實。投我間隙。動輒獲利。故凡大
 賊在邊。沿邊腹裏之人。家家深防。此輩不待官府號
 召。是奸細不可謂之無也。但以陝西半年之間。捉獲
 至十數名。愚臣之心。不能無疑。事關邊情。官有成案。
 彼無異詞。臣固難于輕釋。稍有詞者。即為駁勘。分辨
 不敢遂事。其白五斤。吳榮。胡寬。木森。徐泰。五名。似皆
 習知虜事。決自虜中來者。然度關隘。既不鳴之官。入
 腹裏。又不歸其家。潛形匿跡。狼顧鼠探。又似難以被
 鹵。走回人口。待之。及又查得先該尚書秦紘。題稱官
 軍生擒達賊一人。該陞二級。况達賊之入寇。由奸細
 以發踪。是奸細者。比達賊情尤可惡。而捉獲者。比擒
 賊功則為有優。要將捉獲奸細。官負比例。陞擢。臣竊
 以為未然。發奸摘伏。乃臣子職分之所當為。若緣此
 錄功陞職。則將來貪功喜事之人。必有鍛鍊文致之
 害。彼生擒達賊者。獲功於鋒刃之餘。死生所係。較之

○獲奸之功。與殺降之罪。一者相。一者相。寺故。不。得。一。概。優。○

○叙以啓其端

訪捉奸細。事勢難易。昭然可知。且知情故縱者。其法固所當嚴。而妄拿生事者。其罪亦不可恕。必須通行明示賞罰。庶幾人知警戒。臣愚乞

勅下該衙門議

擬合無今後捉獲奸細。審實解京論決之後。止將原捉人役行彼處官司給賞。職官不必論功。中間果有捉獲緊要渠魁人犯。供報虜情者。經該官負亦止可量加賞勞。不須別議陞職。境內人家明知係是奸細。容畱住宿者。照原擬問。發充軍。并經行邊關隘堡。怠慢故縱官負人等。一體查究治罪。敢有貪功生事。將

無干平人。妄拿逼打。供招姦細。以圖陞賞。照依誣告人死罪律條。議擬已論決者。反坐以死。問刑衙門失干詳審者。俱治以罪。如此則奸人既不得幸免。平人亦不至被誣。國法邊情。兩無所失。

為慎固地方以遏虜寇事疏

寧夏設游擊

寧夏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直抵高橋兒等處地方。乃套賊入寇之門戶。然賊之所入。雖經於寧夏。而其利則在於腹裏。寧夏如能捍禦。使賊不敢拆牆而入。則腹裏可以無患。但恐地方散漫。墩堡稀疏。士馬

單弱不能遏其方張之勢。彼既拆牆進入。必將抄我環慶。犯我固原。深入我安會。靜寧。隆德。諸處。內有監牧馬匹。尤為賊所窺伺。加之土漢雜處。易于生變。一失保障。則根本動搖。故延寧為手足之疾。其禍速而小。環固乃心腹之疾。其禍遲而大。尚書秦紘原擬推選宿將充游擊將軍。操練軍士。用防不虞。深為有見。但當時委任非人。致招物議。又因邊事稍寧。議者遂謂官多人擾。奏行革罷。未及兩月。大虜竊發。分抄邊鄙。無處無賊。守備等官。各有信地。彼眾我寡。徒閉壘

以自全。分疆畫界。至相望而不救。於是眾論囂然。蓋謂游擊不當革。游兵不當散。方議奏復。而賊情已寧矣。臣謂兵無常形。事有萬變。因時制宜。固難執一。奏設游擊者。乃安內攘外之圖。奏革游擊者。亦省事惜費之意。今北虜得志。而驕。冬間難保不入河套。萬一拆牆深入。數必不少。陝西游擊將軍。似當復設。隨處應援截遏。以安人心。且諸鎮一體。如大同游兵。應援本鎮亦可。接別鎮。則連絡各鎮。正藉此遊兵所關。宣府。延綏。游兵。應援大同。寧夏。游兵。應援延綏。則陝西。設有游兵。既可保障內地。亦可為延綏。寧夏。緊急人勢不小。

之援不為無益。但添官非難，得人為難，任非其人，平

時恣剝削，臨事安可倚仗。非惟來議者之口抑且壞

此一段為謀罷設游擊者調

地方之事。博采得守備固原署都指揮僉事陳善老

成歷練，慣戰知兵，平時撫士有方，遇敵當先不怯，且

歷官年久，山川道路險易熟諳，使當折衝禦侮之任

則兵將相知，地利人心兩得，可責成功矣。

為預防虜患以保固地方疏

修牆擺兵

切詳此虜去年侵掠陝西，今當 皇上龍飛御極之

初，乃敢寇我宣府，擾我大同，罪惡貫盈，天怒已極。

若再擁眾內侵，鼓我積憤之兵，乘彼既驕之勢，何戰

不克，顧我邊地里寬漫，分兵而守，無所不寡，以十當

百，似難急嬰其鋒，惟在嚴封疆，守要害，明斥埃，謹禁

防，以佚待勞，俟機而動，延寧二鎮邊備，各該守臣必

能先事經理，陝西固靖環慶地方，先該總制尚書秦

紘修築邊塹一道，甚于保障有益，所患墩堡稀疎，聲

援隔絕，故副總兵曹雄有固原之牆，不如無牆之論。

臣今近牆設墩，傍險增堡，聲勢相接，填塞溝塹，坍塌

邊牆次第修補，粗皆就緒，至于分布人馬，使守要害。

招集土人。使自爲戰。不敢慢易。以速罪尤。但當久玩
極弊之餘。人馬寡少。又復不精。語及戰功。臣實不敢
自保。然而形勢戰守。得失利害之機。亦嘗籌度。寧夏
花馬池。與武營直抵高橋。三百餘里地方。在北爲虜
賊寇我邊境之門戶。陝西環慶固原直抵靖虜七百
餘里地方。在南爲虜賊寇我腹裏之門戶。其中有山
城前城石溝鹽池韋州等處。乃虜賊出沒經由之道
路。然賊之所入。寧夏邊牆。如能捍禦。則腹裏可安枕
而臥。稽今事勢。恐未必能。倘一旦拆牆而入。必以精

騎。守。所。入。之。路。綴。我。官。兵。使。不。敢。南。則。腹。裏。安。危。所
係。至。重。其。故。不。可。不。講。也。賊。旣。深。入。剽。掠。方。張。之。勢。
恐。非。陝。西。官。軍。所。能。當。藉。諸。邊。鎮。游。兵。協。力。捍。禦。庶
免。生。民。荼。毒。然。欲。成。克。捷。之。功。必。在。乘。其。旣。弊。而。於
中。路。擊。之。爲。便。查。得。延。寧。莊。涼。遊。兵。兵。部。題。准。聽
臣。調。用。但。寧。夏。遊。兵。僅。能。自。守。莊。涼。遊。兵。彼。處。四。省
有。賊。恐。難。摘。調。緩。急。所。倚。惟。延。綏。遊。奇。兵。叅。將。王。乾。
土。兵。應。援。之。力。若。不。早。爲。掣。取。直。待。寇。至。門。庭。方。纔
移。文。往。來。之。間。動。經。旬。月。緩。不。及。事。合。無。舖。馬。賫。文。

行令延綏副總兵曹雄遊擊將軍姜漢參將王戟作急將所領官軍掣回曹雄奇兵暫於定邊營駐劄以便延寧兩邊策應姜漢遊兵王戟土兵於花馬池興武營等處按伏如果達賊入套擁衆近邊與寧夏副總兵衛勇參將霍忠協同保勘靈州守備焦洪并都指揮韓斌等人馬併力捍禦保固邊牆不令入境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人馬過河暫於靈州駐劄以便河南北調度陝西亦選遊兵三千員名暫於韋州按伏以爲聲援且以防山後賊寇乘凍度河侵犯之謀

若是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拆牆入境勢必侵犯腹裏陝西遊兵卽當掣回豫旺城防禦延綏遊兵土兵聽臣臨期相機調取應援亦在保固邊牆不令拆入彼進不得逞居無所獲久將自退若賊衆不能阻遏長驅而入勢必分散我軍堅壁清野據險以乘之伺便以圖之縱無大得亦無大失仍先以曹雄李祥衛勇姜漢等各枝精兵分布中路山城崩城石溝鹽池紅寺兒韋州一帶城堡按伏秣馬藏鋒蓄銳多遣乖覺夜不收遠爲哨探彼旣深入日久人馬疲敝計其歸

途必出前路陝西將官統領官軍徐躡其後毋逼而縱敵入境而邀其情歸可以全勝但亦須審量彼追待入我殼諸路之兵併起而夾擊之陝西官軍奮已備彼強我弱事力不及則又不如拒之于外為而逐之或邀其中或截其尾胸背受敵必敗之道此無失也臣一得之愚敢用預陳以備采擇

為預防虜患疏

將官移駐固原

該協守延綏等處地方副總兵曹雄題稱陝西固原等處近來修築邊塹一道南離固原二百五十里北離花馬池四百餘里賊經花馬池之空深入任其掏挖通不知覺向使固靖地方有久守之將則戎馬之

入何以似蹈無人之境合無固靖環蘭等處添設副總兵一員提督操練有警臨鞏秦平官軍悉聽調遣黃河將凍時月收斂人畜肅清郊野分兵要害秣馬蓄銳以待敵至如此則戰守兩備責任專一緩急有濟該本部覆奏備咨到臣看得陝西固原環慶靖虜蘭州皆緊關要害之地固原土漢雜處內有監牧馬匹所係尤重河套有賊寧夏邊牆失守則固原環慶最先受害近來山後殘寇河凍時月多從寧夏中衛鳴沙州一帶踏冰而入竊伏螺山等處抄掠固靖突

來忽去。不止套賊。爲當隄防。至于蘭州河北一帶。節被莊浪明水湖潛住賊寇。與山後之賊。無分春夏不時侵擾。又不止河凍爲當備禦。比者各該地方戰守之具。各存實亡。守備等官。權任輕微。莫能自展。各有信地。不相應援。陝西鎮守將官。遇冬至十一二月方纔提兵西向。不過月餘。河水消釋。即便掣回。與調來客兵無異。山川之險。夷關隘之虛實。將領之勇怯。士卒之強弱。茫不與知。上下相安。因循度日。邊備不嚴。兵威不振。職此之由。今虜勢猖獗。大非昔比。萬一不

肯悔過遠遁。糾合犬羊。長驅深入。則內郡繹騷。根本

搖動。不止邊民受害而已。若得常守之將。駐劄固原。

原矣。

提督操練各路人馬。遇警分兵要害。調遣應援截殺。

委的責任專一。曹雄所言。蓋亦有見。其要添設副總兵一員。不無官多人擾。况人馬有限。添官雖多。何補於事。且旣設副總兵提督調兵。則主將徒擁虛名。置之無用。亦恐未宐。若將陝西鎮守將官。移來固原駐劄。則官不加多。事爲有濟。長久利便之策。宐無過此。

爲處置招募土兵事疏

處置土著

該本部題看得往年達賊河開之後俱各出套即今虜情非常事勢難料若果在套潛住未免肆意侵掠爲患不已陝西一帶合用軍馬除本省三邊之外別處客兵決難輕動况彼處土人生長邊方材力勇勁便於戰鬪若欲鼓舞用命必須激之以利故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合無本部於太僕寺寄收馬價銀內借支五萬兩差官賫送陝西聽都御史楊一清支用或隨勢給賞得用官軍或懸利招募本處土人凡可以激勵各項之人使之殺賊以取功利者悉聽從安處置竊照近日虜勢驕橫大非晉比今雖出套過河至冬難保不來侵擾犬羊結聚動稱數萬我軍寡少以一當十不敷征戰若欲遠請京兵委的徒勞無益本鎮各路兵馬雖可調用然虜賊倏來忽去亦多緩不及事惟招集鄉兵隨處可備調發臣奉命經畧陝西邊務曾經劄仰各兵備官曉諭土著之人有膂力膽氣者報名在官自備弓弩器械遇賊入境搶掠隨便于崖窰堡洞阨塞路口埋伏邀擊後大虜擁衆內侵原招土人斬獲首級報官雖止八顆其在山射擊

死傷達賊實多。俱被鈞馱殘毀。賊衆擡營。迨歸。不敢久住。未必不由於此。但所招止就各居住堡洞防禦。邀截。其報効隨軍殺賊。人多不肯應募。蓋因節年軍舍抽選。既無遺力。土人招集。又多失信。以此人不樂從。今雖兵部題有。欽依事例。著爲陞賞條格。然其間事情。猶有當酌處者。臣有所見。不敢自隱其愚。謹用條陳于後。

計開

一順土民之情。據平涼府固原州固原里鎮戎所迤北李旺堡居住土民李讓。狀告弘治十四年。蒙陝西鎮巡等招諭各邊軍民舍餘人等。殺賊有功。一體陞賞。若係一家三人。斬獲首級二三顆。願併功。陞授一人者。准令併功。至于千戶而止等因。比有侄孫李聰。同讓并侄李通等兄弟親族。應例自備鞍馬報効。達賊入境搶掠。讓同侄孫等跟隨管隊土官百戶楊洪。哨至地名哲思口。遇賊追至西山掌。對敵就陣。斬獲首級三顆。又隨楊洪前去紅溝卜兒古山。與賊對敵。就陣斬獲首級一顆。本月二十四日。大賊擁衆深入平

涼搶掠讓同李聰等跟隨楊洪追至印子山與賊對敵又斬賊首二顆後蒙將讓陞小旗一名李聰一人二次首級二顆陞小旗二名俱注臨洮衛中所陣亡絕嗣李涼州陞小旗一名注蘭州衛後所備行固原州依文前去原定衛所着役切思議讓等援例報効斬獲賊級今蒙陞授前役但使一家親族遠當旗役拋棄父母家業離徙鄉井永編戶籍各雖旗役實爲邊軍求榮反辱人情不堪乞賜轉達照例併功實爲便益臣看得李讓等俱係固原土民奉例糾率親屬自備鞍馬軍器爲官軍鄉導奮勇殺賊並無關支糧賞李讓斬獲首級一顆李聰二次爲首斬獲首級二顆李涼州陣亡造冊論功將李讓陞小旗一名李聰一人陞小旗二名俱註臨洮衛李涼州陞小旗一名註蘭州衛緣臨洮蘭州俱相離固原七八百里之程各雖爲陞實則拋離骨肉遺棄產業致令含冤吞聲皆謂以功獲罪無故遷發土民灰心以前事爲鑒戒緣此等土民强悍善鬪與虜相等加以血屬田產所在策勵有道便肯盡其心力必能殺賊成功若不俯徇

改圖將來非惟不得其力。且恐遂失其心。審得李讓
 年老。李涼州絕嗣。情願併功。李聰合無查照原行事
 例。將李讓一門首級四顆。俱併與李聰。量授一職。就
 便約束本堡土人。遇有虜賊侵犯。率領殺賊。仍乞申
 明。著為定例。今後官舍軍民父子兄弟協力報効者。
 准令併功。至千戶而止。土民應陞官旗職役者。俱填
 註本處附近衛所。如此。彼上思補報國恩。下思保全
 家業。勇氣自倍。庶幾隨地寓兵。不假別處調遣矣。
 一處失額之地。據整飭環慶兵備副使燕忠呈為清

部覆准改注本衛所不准并功陞級

查失額官地。招募土人報効殺賊事。照得慶陽地方。
 延袤千里。密邇延寧二鎮。邊境軍馬數少。委的防守
 不敷。西陽三川一帶。生畜繁殖。恐為賊所窺伺。環慶
 守備官相離地遠。應援不及。應合就彼增兵操守。今
 據告人萬爵所訐安化縣長掌等處地方。及西陽三
 川中山一帶閒田萬頃。多被住人開墾占種為業。不
 曾升科納糧。臣嘗推求其故。國初開設陝西苑馬
 寺靈武監。所轄清平萬安慶陽安邊四苑。俱在慶陽
 府安化縣環慶地方。慶陽苑即今西陽三川之地。安

邊苑卽今安邊定邊等營之地。後將靈武監清平萬安二苑徙置平涼地方。革去慶陽安邊二苑。而其草場故地猶在官司。失於稽考。處分土人因而占據爲業。因循至今。不曾改正。怨爭讐訐。訟獄屢興。緣此地各人種牧年久。俯仰所繫。一旦清而革之。則彼遂爲失業之人。置之不問。則天下未有無糧之地。欲依法照項增糧承種。則地有肥磽。歲有豐凶。糧額一定。恐貽邊民將來之害。若依副使燕忠所據招募土人。給地籍名。使之報効。以見種之田。土守見住之地方。官得可用之。人民無失業之苦。人情事體。委的穩便。近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艾洪等建言。要將沿邊地土丈量的確。頃畝。招軍給地。授爲恒產。免納子粒。使其安心應役。其意正與此同。除仍行副使燕忠委官清查丈量外。合無將前項長掌地方。及西陽三川中山一帶舊監苑草場。見種拋荒無糧田地。就于彼中住居軍民舍餘人等戶內。各招募膂力過人。熟閑騎射者。開報在官。酌量戶丁多寡。田土肥磽。從寬給撥。聽其種牧爲業。勿拘一定頃畝。願騎馬者倍之。永

不徵納子粒。招定之人編成隊伍。選委謹慎守法官。負管領約束。弓矢軍器。令其自置。官爲量給。盔甲。閒暇之時。操習武藝。遇冬就在附近槐安堡等處。與慶陽衛。選操軍餘。相兼上班防守。給與口糧。二月以後。卽放歸農。並不別項調遣。如遇達賊侵犯。斬獲首級。照例陞賞。仍將招集過報効土兵姓名。年甲。并給撥過田土數目。造冊繳部查考。亦充實邊伍之一策也。

部覆從長依擬行

一廣募軍之途。兵部奏行招募事例。明白詳盡。雖有榜文揭示。但邊方村野。土著軍民。字且不識。意何由解。必得能言曉事之人。開諭庶幾人心樂從。查得達時招募多委軍官。非獨爲途不廣。未能盡收。且恐立心不一。因而作弊。近據慶陽衛聽選監生王經。呈要率領宗人。自備鞍馬。出力報効。倡引鄉民。招募土人。以備操守等情。已經委用去後。緣西人素尚氣節。豪傑之士。恐不獨王經一人。合無通行各該邊方。出榜曉諭。不拘軍民職官。見任致仕。監生生員。省祭官。羨官人等。有能招集隨軍報効。領馬殺賊。及著伍食糧。

人至一隊者。官給賞銀三十兩。二隊三隊。遍加至四

部覆招募二百名以上。照遠東奏准事例。賞銀

隊。二百名以上。具奏論功。軍民職官。各陞一級。軍職

段四表裏不准陞除

至都指揮僉事。文職至五品為止。納粟軍官。亦照原

職加陞一級。閑住文職。或不陞官。給與應得誥勅。致

仕官。止照數給賞。仍進階一級。監生省祭官。就送吏

部。入選。生員。起送入監。義官與正七品散官。原係七

品散官者。進階一級。俱先將招過軍人貫址相貌。造

冊連人送兵備官。無兵備處。送巡守官試驗。果係精

壯得用。發伍食糧收操。方纔給賞論功。巡撫巡按。仍

要閱視稽攻。若有將老弱不堪之人。妄報抵數。查出

追奪陞賞。前後事情。比與納粟侍進不同。納粟陞官。

富者獲利。所得甚少。而所損已多。若能招集鄉兵。至

以招募一事。觀人亦亦可得八九矣。

二百名之上。其人決非昏闇齷齪者。使之居官臨民

必有可觀。

一溥賞軍之典。兵部奏行事例。各路土著軍民。舍餘

人等。有能奮義設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三十

兩。願陞者。給與冠帶。名爲義勇。永免本身差徭。此例

似專爲招諭土著之人。而設其見在征操備禦官軍

及調來客兵。不曾該載。意以官軍陞賞。自有常格。朝廷終歲養軍。正為緩急之用。比與土人素無根賞者不同。但鋒刃之下。與死為鄰。欲作其輕生之氣。必以重利激之。况常人之情。見利則趨。以速為貴。今之論功行賞。往復覈勘。動經一二年之上。夫決死生於斯須之間。而要功利于歲月之遠。斯固常情之所難也。臣觀各邊自總旗而上。利于得陞。若軍人陞小旗。小旗陞總旗。殊不以為意。邊軍艱難萬狀。俯仰不能聊生者。十常八九。雖冒死獲功。有以數十兩之銀。哨

之。則忻然而昇之矣。故殺賊多。係旗軍。而陞賞輒歸官舍。買功賣功之弊。雖有嚴禁。而卒莫能禁者。職此之由。使彼自得厚賞。孰肯舍固有之利。以犯必禁之法哉。且虜人所以能死其眾者。正以各利其利。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兵異於是。近日言官建白。或有以毋拘買賣功次為言。意蓋有見於此。臣請自今以後。達賊入境。除職官外。一應操守征哨及調來客兵。不問旗軍軍餘。舍餘招募土兵民壯。義勇等項。有能斬獲賊首一顆。驗係真正達賊。為首者隨

卽賞銀三十兩。生擒達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爲從者各量加賞勞籍名記功。仍照例造冊奏請擬陞。奪獲達馬夷器。就給有功之人。奪回被鹵牛羊等物。以四分充賞。無主識認者。盡行給賞。如先已受賞。以後查勘得不係親斬首級。照數追奪。仍問擬應得罪名。如此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買功之弊。且斬首級一顆。賞銀三十兩。以百顆計之。賞銀三千兩。千顆計之。賞銀三萬兩。數十年來。所獲賊級至百顆以上者。能幾何哉。若能成此大功。使虜人遭挫。知所畏憚。則亦何惜此重賞。使三軍不利於殺賊。虜志益驕。用兵無虛日。所費豈止億萬而已。

部覆官軍斬一級者。賞銀十兩。生擒一人者。賞銀二十兩。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白

夏 鼎展吾象閱

楊石淙文集

疏

楊一清

為經理要害邊防保固疆場事

經理邊防

臣本菲才，謬應重託，夙夜兢惕，不遑寧處，切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



止在本境。為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
 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眾拆牆而
 入。其所利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慶。寇我
 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其間土漢雜處。倘
 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
 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
 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該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
 章等。奏修今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
 方。邊牆壕塹。又該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

事。淡者。皆以。為。無。益。而。先。賢。經。理。必。以。此。為。首。務。其

邊。一。陪。

固。北虜知不能犯。遂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
 玩。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
 由花馬池拆牆入寇。內那。戕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
 虜人得志。始茂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眾拆入。我
 軍動輒失利。先該寧夏鎮巡等官。節經議奏。要將舊
 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濶。又節該提督軍務都
 御史史琳等。建言要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
 腹裡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
 泥於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

刑。害。固。當。身。歷。乃。知。不。在。懸。論。耶。

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以阻遏保障，工完回奏訖。弘治十七十八二年冬間，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搶掠前項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及又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厯宵旰之憂，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閭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

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前人經畫具在，已經選委各官，將勘處過，應該幫築邊牆添設衛所等事前來，臣恐坐談不如親見。本年五月間，自慶陽環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燉臺，逐一躬親閱視。臣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忝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

邊一節。陝西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爲小。勤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惜。且今河套卽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轉輸。斯爲上策。顧今之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能入套。或如近年入而遄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及今將延

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
爲上計猶愈於無策然邊防旣固雖中人可守醜虜
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饋餉可省休養生息於十
數年之後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天祚 皇明其
文襄指意甚遠將有待于他日乎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
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
器械儲糗糧明斥候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
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雪耻除兇臣之志也
今首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

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
正可以有爲之日失此不爲縱今目前無事後患有
所不免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于他人哉所有
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具于後伏望 聖明俯垂省
覽

計開

一查得應築邊墻自廷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地界
起至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
十一座舊築邊墻高一丈連堞墻三尺共一丈三尺

底濶一丈，收頂三尺五寸，內除垛牆根磚一尺五寸，止剩二尺，官軍難以擺列拒敵。牆外墩塹一道，深八尺，口濶一丈，底濶四尺，中間多有填塞乎漫，止存形跡。牆裏除興武營清水營毛十刺紅山兒四堡，切近邊牆，易于護守，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地遠，聲勢隔越，切緣前項邊防，委的壕塹窄淺，牆垣低薄，墩臺稀疏，節被大勢，達賊入套，近邊窺伺，牆裏既無大兵阻遏，牆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填溝而進，掏挖邊牆，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

墩軍懼其攻空，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調客兵前來應援，牆內牆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地方，無復邀阻，連年失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合無查照寧夏先今鎮巡等官王珣等擬奏量爲斟酌損益，將舊牆內外幫築高厚各二丈，收頂一丈二尺，兩面俱築，垛牆高五尺，連牆共高二丈五尺，除垛牆根磚兩面共四尺，尚餘八尺之地，每牆一丈，開垛

口一處。安置轉關遮板。牆外每里添築敵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底濶周圍四丈五尺。收頂周圍二丈二尺。上蓋暖舖一間。傍牆于空濶要害有水頭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與邊牆相等。墩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牆外壕塹挑濬深二丈。口濶二丈二尺。底濶一丈五尺。前項敵臺九百座。暖舖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四千五百名。無事之時。止守舊墩。每冬月河凍。不拘達賊曾否入套。即便調撥舖軍上牆防護。仍添撥軍人於新墩守哨。河開無事。

疎放回營。牆上設置籌牌柳鈴。晝夜往來巡警。廣張旗幟。聯絡相應。分委的當官員。各定舖分護守。叅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管地方提調。虜賊若果入套。必似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奇土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與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駐劄。仍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應分應合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牆。若是仍前填壕近牆攻窆。官軍出列牆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

此是虛勢。恐可以挫止寇鋒。使我得以

擊賊徒愈衆則所傷愈多步兵擊之於牆上騎兵待
 之於牆內其鋒必沮其氣必喪虜賊遠來利于速戰
 入既無策勢必遁歸縱使犬狼不肯悔禍結聚攻圍
 邊牆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傳
 接環慶固原一帶人畜既斂兵備既嚴可保無失事
 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
 深入速將原拆牆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挑
 精兵襲踪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遁躡踪
 而出延寧精兵邀之于中沿邊官軍拒之于外賊雖

梟雄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官牆我軍
 仍于牆上裏面垛口用鎗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
 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旋亦必大遭挫衄可保
 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與此
 大役未免勞人費財行委沿邊守臣各將邊牆濠塹
 城堡墩臺丈量估計折算定擬除延綏一鎮延安一
 府軍民人夫修理延綏邊牆外計算得寧夏五衛東
 西二路應起人夫一萬五千名固靖環慶西安漢中
 寧羌鳳翔秦鞏臨平洮岷河蘭等衛所并各護衛量

起軍夫共二萬五千名，其有馬頭挨次撥軍人俱免起用。各令蓄銳待敵。西安鳳翔平涼慶陽臨洮鞏昌等府共起民夫五萬名。漢中府在棧道之外，道途險阻，服役不便，合令量徵夫價解送。工所以備賞勞人夫鹽菜之用，俱聽陝西寧夏二處巡撫衙門酌量派發。應役每夫一名，日支糧米一升五合，計算做工四箇月，該用口糧米一十六萬餘石。欲于各該邊倉關支，查得見在倉糧所積不多，恐誤主客官兵支用，必須趁今年成有收時月，另爲招商上納夫糧爲便。但腳價高貴，每糧一石須用價銀一兩有餘，方肯上納。計糧十六萬餘石，該銀十六萬餘兩。陝西司府庫藏空虛，別無相應官銀支用，查得先爲急處救荒事，該戶部奏送賑濟官銀二十萬兩，緣各該被災州縣地方該徵稅糧既已蠲免，二麥又皆成熟，不須賑濟。近准該部明文暫收陝西布政司官庫，以備各邊緊急糴買糧草，合無于內動支十萬兩，專聽修邊項下招商糴糧支用，外十萬兩仍收布政司官庫以備緊急糴買糧草不敷之數。行管糧叅政量將各起運存留

糧米通融改撥及聽陝西巡撫官再查別項無碍官錢支用前項人夫錢糧須在今年處置料理停當明年春正二月哨探套內無賊三四月內興工務在八月以裏完備合用防護官軍并提調工程大小官員應支廩給口糧馬匹料草於該邊官倉內支給其餘一應事情應該自處者徑自從宜施行

一行據委官西安左衛指揮僉事楊宏平涼府同知岳思忠呈稱親詣花馬池興武營靈州等處會議得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巖之阻西路設立

寧夏中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似爲偏重况虜賊大舉必從東路拆墻而入非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迄無成功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其興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無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摘調旗軍於寧夏并靈州及東

西二路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一守城守墻守墩無事之際邊裏開田聽其開墾以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邊墻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等因各呈到臣參詳所擬花馬池一帶地方委的無險難守花馬池止是新設守禦千戶所軍數尚未補足一千之額其餘俱是各處分班備禦軍人興武營止有備禦官軍七百餘員名緣備禦容兵往來更代不一終無固志今若比照寧夏中衛事例花馬池改立一衛增添四所興武營設守禦

千戶所各添撥旗軍與備禦官軍相兼防守兵力強盛足堪保障且衛所常備之兵既有定居各思保其血屬守其業產比之客兵計日思歸者不同合用旗軍五千名要于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查得寧夏一鎮舊招募甲軍三千名弘治十五年間該大理寺左寺丞劉憲招募土兵一萬一千名近已挑選三千員名給與官馬委都指揮韓斌管領於清水營撥伏及中間或有事故紀錄之數大約見在新舊招募土兵尚有一萬餘名中間多係精壯勇健之人堪以

挑選撥用。所據前議，添設衛所，摘撥招募土軍防守。人情事體，委俱相應。近該臣巡邊，到於靈州，各招募軍高海等，自行投狀，情願起調，改撥河東衛所，查選丁力相應旗軍共四千名，造冊案候，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寧夏後衛，興武營添設守禦千戶所，將選定新舊招募土兵起調前去，入伍食糧，永遠操備，撥與地基，蓋造營房住坐，附近閒田，任其開墾，耕種不收子粒，有警則操戈以戰，無事則執耒而耕，守墻守墩，分番撥用，待安插已定，擇其驍銳，量給馬

匹，領養騎征，五年之外，方將所種田地照輕則起科，量收子粒，以助邊儲，合用衛所指揮千百戶鎮撫，先查寧夏招軍相應官員，及行陝西延寧甘肅四鎮，查新陞空閑官，各具奏改調銓註管事，但旗軍合用五千名，今止挑選得四千名，尚欠一千名，及查得花馬池守禦千戶所，額設軍人，舊欠三百六十四名，俱應撥補，合無照依榆林靖虜等衛，并陝西苑馬寺事例，將陝西西安等八府正德元年以前清出該解南方衛所軍人，免其發解，各該編前項新設衛所，應當軍

部覆准將花馬池守禦所改立

役待軍伍數足具奏停止寧夏後衛興武營悉設守禦所官軍所種關田准于議者以為改編事例未免

十年後徵收子粒

損此益彼緣北人應當南軍畏其烟瘴炎熱終是不肯應役隨到隨逃州縣清解雖勤衛所空虛如故徒為里書官旗漁獵之資今若改編本省地方人心樂從官多實用。

一靈州千戶所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

舊創千戶所額設軍人一千二百名今

中原之門戶原額土漢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員名

至四千八百名一大所也可以立衛矣

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百五十一員名所管地方東至萌城北至興武營方數百餘里大小城堡二十

餘座誠為達賊出沒要害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

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西矣內有土

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節

次歸附人數我祖宗嘉其誠款收而羈縻之給與

田地草場使其任意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

出力報効累有斬獲北虜畏之近年以來所司不知

存恤草場被人侵奪莫為理斷馬匹一槩走站死則

追賠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凋耗死徙居半臣頃

者巡邊閱視得彼處地方城池濠塹一切兵政因守

備非人。悉皆廢弛。節據土民土達馬俊郭斌等連名具狀訴稱。科差重繁。生理蕭索。乞爲分豁。情詞十分激切。臣觀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爲之所。將來懼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况機緘外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澄等各具狀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俱該寧夏衛提督。或聲息河渡有阻。該役官吏經月不回。公務有失。又兼本衛不時差人來所騷擾。不過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衙門便益等情。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徑屬陝西都司管轄。後因拜進表箋。官員數多不敷。差用。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帶管。原遺肅字號夜巡銅牌六面。尚存。土民亦屬寧夏衛經歷司帶管。路阻黃河。科差拘擾。委多不便。先該巡撫衙門奏設州治。建學立師。訓誨土官土人子弟。用夏變夷。似亦有見。但寧夏軍餘。改設編氓。未免損此益彼。近又革去州治。仍隸寧夏衛管轄。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非不足。官有

刺員復守禦之舊。當無不可。且今之管軍官員多一層。則受一層之害。靈州軍民甚以為害。而寧夏之人。則因以為利。貪豪恣肆。上下交征。眾暴強凌。無所控訴。必須復設守禦千戶所。專設憲臣一員。在彼常川駐劄。庶幾夙弊可革。土人獲安。查得環慶兵備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况又兼理靈州鹽法。慶陽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日之程。實難遙制。靈州相離鹽池不遠。易於提調。合無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戶所。直曰守禦千戶所則止隸陝西都司。猶各省之有直隸州。使徑隸陝西都司。所割土民聽本

所吏目帶管。將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與武營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地方。俱聽提調約束。常川在于靈州駐劄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安土人。禁革奸弊。兼理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仍聽陝西寧夏巡撫官員節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人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有所稽考。不為無益。

一行據平涼衛把總指揮趙文呈蒙臣委勘過韋州

四面城垣敵臺更舖，坍塌損毀數多。城上各有通人行走道路，門無鉄葉，不堪保障。及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盔甲軍器火器，事事不堪等因，具呈到臣。看得韋州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虜寇出沒經由要衝處所。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備，潛消虜賊窺伺之患。今乃坍塌廢弛至此，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虜賊窺知，擁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况密邇螺山，慶府墳塋所在。弘治十四十七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駐宿，近日被人將慶

恭王墳掘發開棺，看守人員通不知覺。慶王父子至情，豈不痛心。所據韋州重地，若不將城垣濠塹上緊修理，添設常備之兵，日後貽患，恐不止此。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數目不多，實難倚託。寧夏一鎮城堡墩臺，通賊要路甚多，官軍數少，亦難摘撥。行據寧夏領軍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劉端查得寧夏中護衛旗軍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舍餘五千三百三十二名，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府，別無差占。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

同。若將前項軍校餘丁、摘撥韋州、設官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爲長便、且秦肅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托體之地、

善爲立言使慶府不待而爭

慶王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決難他辭、除修

理城垣濠塹、另行外、合無請勅寧夏鎮巡等官、啓王

知會、督委廉幹官員、將寧夏中護衛儀衛司軍校舍

餘照冊清查明白、挑選家道殷實、丁力有餘者一千

名、選擇本衛能幹千百戶等官、管領前去韋州、常川

駐劄、給撥空閑田地耕種、王府差役、盡行蠲免、專令

在彼操習武藝、與群牧千戶所官軍相兼防禦、仍于

寧夏等衛中、選委有謀勇有行止指揮一員、提督操

守、振揚威武、保障城池、衛護王墳、遇警相機戰守、遇

截、則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

繫屬、不至動搖、

一行據委官陝西布按二司叅政安惟學、呈稱靈州

橫城以北、西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夏通賊緊關要

路、虜賊見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

而入、踏冰過河、東西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

數亦不多。不能阻遏。合無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關。邊牆濠塹。一體幫築挑濬。及稱黑山營先年屯有人馬。後因路遠難援。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于黑山營仍屯兵按伏等因。案查先該臣看得原擬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見我河東邊牆高厚。不能掏挖。冬深河凍。於牆盡頭處。踏冰過西岸。自西而東。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今據各官俱呈前因。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

百八十五里。壕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稀疏。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嘴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于黑山營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爲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士馬削弱。河東墩軍。累被套賊撲捉。既將石嘴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墩俱廢而不守。謂之備夏不備冬。却止于河西築立

墩臺一十五座守瞭。由是套賊多寡。遠近消息。通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那入平虜城操備。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人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掏挖乎。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既欲幫築高

厚。又於牆盡頭橫城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為患。但恐冬深河凍。踏冰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所據河東三十六墩邊牆壞塹。誠宜幫築修濬。河西黑山營。誠宜屯宿重兵。但明年既修延綏花馬池一帶邊牆。工程浩大。力不能及。合無行令寧夏守臣。明年將河東新舊三十六墩坍塌損壞者。量為修補。照依舊規。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烽火相接。不至失誤。官軍應援稍俟一二年。仍將前項橫城以北三十六墩牆

塹悉照花馬池一帶邊防。幫築高厚。挑濬深濶。敵臺
暖舖。護守官軍。一體處置整理。仍挑選精銳人馬。于
黑山營按伏。以為平虜城聲援。如此則封守慎固。而
地方可保無虞矣。

為分布邊兵預防虜患事

分布邊兵

臣切詳此虜頻年犯順。其氣方張。不曾遭挫。必無懲
戒。今歲若復不肯悔禍。決當重遭殛罰。臣受命總制
各路兵馬。謹當申嚴號令。分布主客官軍。揚兵耀武。
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

之際。然須脫畧常法。隨事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

此○二○言○盡○邊○將○之○夙○弊

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兵患于備多將病。
于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

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
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日肆。職此之由。今將沿

邊至腹裏。分為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州

能分合則知戰守之勢

一帶為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為門
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為庭

除。以安定。會寧。靜寧。隆德。平涼。一帶為堂室。行令延

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
及暫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
一日起程遊兵于花馬池營駐劄奇兵暫于定邊營
駐劄土兵暫于寧塞營駐劄寧夏副總兵衛勇統領
奇兵官軍於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水
營亦限十一月初一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
綏奇兵那至花馬池量分於安定柳楊二堡土兵那
至定邊營量分于鹽場三山等各聯絡駐劄與分守
叅將葉椿閻綱協同都指揮保勣等振揚威武併力
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戰鋒奇正官
軍先期于靈州駐劄有警那至石溝分守寧夏西路
叅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鋒奇兵官軍前
來鳴沙州陝西遊擊將軍陳善領兵於韋州環慶守
備都指揮姚震領兵於山城各駐劄以嚴門戶鎮守
陝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
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
將軍徐謙統領甘涼遊兵并千戶魯經土兵各于莊
浪操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寧與甘涼備禦下班

官軍併謀齊力以守堂室前項分布既定沿邊守將
 嚴謹斥堠多差夜不收遠為接哨沿邊多設塘馬但
 有套賊烟塵消息或走回人口供說即便傳塘走報
 隣境官軍隄備賊果近邊各該主客官兵分據要害
 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追
 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切勿與之
 爭鋒各取便歛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綏
 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枝人馬各襲
 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掣回應援李祥衛

賊至勿擊以邀其歸此為良算但不知兵者必
 以為怯故先期上事以杜中朝之口

勇馮禎韓斌等各領兵於紅寺兒堡按伏姜漢戴欽
 藍海等兵各於韋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
 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
 軍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靜
 隆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跡多用鄉導指引藏兵于
 崖窰堡洞險要阨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
 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將遁去曹雄陳善重兵衝
 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比至紅寺兒石
 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稍

其分掠則勢孤而可擊矣
 賊之始入其勢方銳待

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奮而逐之。晝則選鋒以截其路。夜則銜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敝。又腹背受敵。必然大遭挫衄。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奇官軍掣至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尋襲截殺。倘或事情緊急。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城甜水堡。以遏其破喪西走之勢。賊旣敗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墻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閭網保勦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庶可振中國之威。禡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再照延綏遊奇土兵。旣皆掣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爲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去處駐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是賊衆俱在迤東。近邊拆墻謀犯延綏地方。卽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情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應調去策應。

臨期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悉聽

節制之宜。

署都督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總兵官李祥節制。

在延綏地方聽總兵官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拘。

致悞事機，除通行各該將官查照依奉施行，及行陝

西巡撫都御史張泰前來固原慶陽隨宜駐劄防禦，

臣遵照欽奉勅旨，往來環縣韋州居中調度。

一為預計兵機事

搗巢

據鎮守延綏總兵官張安呈，切見近年以來，虜酋驕橫肆志，勢甚猖獗，動輒深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

方盡皆殘毀，未嘗有一挫彼鋒銳，且如弘治十八年

虜中走回人口，傳報酋首會議，每賊殺羊一隻，牽馬

二匹，前往迤西地方搶掠，彼時得此消息，欲集官軍

乘夜出境，撲搗巢穴，破彼南侵西掠之勢，但恐又有

引惹邊釁之說，有為首尾之畏，束手忍忿，掣肘難行，

以故賊徒得利而歸，動搖內外，若不預為處置，使賊

痛遭挫衄，以回邊患，何時得息，合無探聽聲息，選定

馬步官軍，先差乖覺，夜不收出境，密切哨爪，賊巢遠

近，帳巢多寡，果離邊牆一二百里之遠，的實回報，然

後將馬隊官軍分爲左右哨掖。馬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爲家當，聲勢聯絡，遙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四面齊起，驚擊散亂，擒拿老小，勦殺強壯，邀趕生畜，縱有徼倖逃命脫走者，冬則凍餓死傷，夏則困渴疲敝，自有不戰而亡，且又致使深入腹裡搶掠之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妻子散亂，無所顧藉，生畜被劫，無所收集，加之腹裏按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虜賊所顧戀者，妻子生畜，如此謀爲，使再不

敢逐顧輕犯。庶保內外軍民得安，臣看得切緣前項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裡，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太遊兵全軍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旣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旣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及具題外，但兵少備多，未免以一當十，出奇制變，似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議，不爲無見。商高宗之伐鬼

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由是以窺我近邊，犯我內郡。此正田中之禽，利用博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照兵部奏行事理，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前來，延綏中東二路駐劄，並聽總兵官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不曾擁衆內侵，我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挑強敵。自起釁端，如是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合無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帶平覺

夜不收，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寡，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待哨探回還，如在二三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原擬沿邊中路邀擊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源領本鎮三路，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員，名爲戰兵，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等官軍三千員，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奇兵爲左右二哨，宣府遊奇兵又次之，爲兩覆。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步隊官軍於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營爲家當，分布停當。晝伏夜

如此行師出奇之中兼有持重之

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後騎相望。前鋒戰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正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如前鋒勝負未決。進爲聲援。待其既回。以爲翼衛。賊若糾集餘孽。追襲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部分疎

遠。孤兵無繼。迄無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敝。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遯歸。我腹裡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厭潰敗。比至套中。見其妻孥傷殘。褫魂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于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止之間不容髮。若待臨期奏請定奪。誠恐緩不及事。乞勅兵部詳議。倘有可采。作急行

臣及延綏鎮巡官密切會議相機而動必期成功若
套賊勢重兵力不敵或賊營迂遠勢難輕進機無可
乘照常戰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艱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七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 慤人

彭 賓 燕又參閱

楊石淙奏議

疏

楊一清

為條陳鹽池開中事

鹽池開中

竊惟靈州大小鹽池鹽法祖宗朝本供各邊買馬之
用後因中馬有弊改議納銀輪發各邊買馬立法未

嘗不善，奈何。正德年間，當事者各出意見，奏行新例，紛紜變亂，新舊混淆，弊端百出。後任者不體前官之意，新納者罔念舊商之苦，以致各年各項報中，俱未支掣完足。鹽引堆積多至二十餘萬，商人虧陷資本，節次召中，並無一人報納。郤乃搜刷舊商，勒報新課，監禁箠楚，如追逋負。在情與法俱不相應。夫天地自然之利，人自失之，而徒爲姦人私販之資，深爲可惜。查得近該戶部題奉欽依，革去納銀，專令中馬，固係舊例，但先年中馬弊多，始改納銀，且各鎮官員趨向不同，行事亦異。如是禁防踈濶，或因將官之要求，或徇勢豪之請託，將中下不堪馬匹，捏作上等，支鹽一百引，以致物議沸騰。若欲於腹裏地方納馬解邊，則秣飼屬之何人，運送不勝其擾。似皆未便。臣愚以爲不若仍納銀兩解邊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爲有益。且如鹽馬舊例，上馬一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給鹽八十引。二池舊課，止有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匹。上馬止該馬一百四十三匹，兼納中馬大約不過一百五十餘匹。正德元年，臣召報納過七萬二

千五百引。每引價銀二錢五分，共得銀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兩。每馬一匹，用銀十兩，可買馬一千八百一十二匹。正德二年，臣召納未完，去任。今查納過鹽三萬八千七百引，每引價銀如前。該銀九千六百七十五兩。以後年分多者萬餘兩，少亦不減數千兩。嘉靖元年，延綏超前召報納馬，止是一百二十六匹。較其所得多寡之數，昭然可知。致將正德十四年十五十六三年，俱誤召納。今據副使高公韶所呈，在池未放鹽引既多，欲再設法另召商人必少，欲暫停新課

以疏通舊引，不無虧損額課。遲悞邊儲一節，查得節年報納商人，歲月既多，頭項不一，中間展轉影射，冒支盜賣等弊，難保必無。本當通行革罷，但念各商俱

此是各言

已奉例，出其資本，助我邊儲。官本失信，商則何辜。况前菊既已失利，後商愈加疑阻。誰肯以固有之財，而希覬不可必得之利哉。緣前事該部已經題有明命，臣當具奏上請定奪，乃敢施行。但六七月間，正在放鹽之際，誠恐又誤一歲額課。已經遵照欽奉敕諭，便宜處置事理。劄仰副使高公韶，備文出給告示曉諭。

自正德元年以前鹽引俱各革罷不許放支仍令將引自赴官投告燒燬若仍留在身以圖影射許各項商人并鄰佑里長旗甲首告挈問治罪自正德二年至正德十二年止俱為舊引正德十三年見開未完并以後年分開中者俱作新引另召不拘新舊商人許令告報每引照正德元年事例納銀二錢五分到于卸鹽處所仍納卧引銀一錢願中商人俱於環慶兵備處報名銀兩發慶陽府收貯取實收類赴布政司填給引目下池舊引三分新引七分俱挨次開放

止論鹽引數目不拘商人多寡如上名不到下名挨支每引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墊追問去後近據副使高公韶呈稱示出之後召納過鹽引一萬一千餘引作正德十三年之數餘尚召納未完臣聞之先正云洪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天下之事皆然如總制尚書秦紘等先年所擬循而行之於三邊馬政實有裨益改法以求一切之利而大信既惟是接管官員專務更虧則報中者不來官私但困矣張以致法無定守官無依據每更一官輒奏改一例出于已者患其不多出于人者惟欲其止行之未久

他官相繼。又復如是。且納銀納馬。所取既殊。買馬買糧。所用各異。乍行乍革。倏舊倏新。規近利以失大信。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宜商人之不樂從也。但前此納銀。各該衙門。徃徃借取別用。有妨馬政。見今三邊多警。正在缺馬之際。乞救戶兵二部查議。合無依臣所擬。照舊施行。所收銀兩。仍照例正德十三年爲始。先延綏。次及寧夏。次及甘肅。輪年解發前去。專備買馬。不許別項支用。再照靈州二池。夏秋之間。水面凝結。如雪如霜。隨取隨足。十餘萬之課。亦不難辦。但地隣邊境。或聲息緊急。鹽路不通。又或旱澇相仍。鹽花不結。照臣先年議奏。新課明白除豁。不可膠于一定。歲歲取盈。但行鹽地方。舊例止在平慶一府。及寧夏等衛。榆林寧塞營迤西城堡。似乎大狹。鹽生者多。民食者少。鹽商何從售賣。而私販固未嘗絕。以此尚書秦紘御史王錯。先後具奏。俱要將靈州鹽課。與河東行鹽地方。相兼發賣。正爲此也。

爲整理固原邊備疏

整理固原邊備

臣竊惟固原爲陝西喉襟要害之地。地里平漫。無險

可據通賊去處甚多自弘治十四年以來套賊擁衆深入延寧地方不能捍禦馳驟長驅兩日夜可至固原分散醜類靜寧隆德會寧安定一帶州縣俱被剽掠直抵鞏昌秦州地方近年又侵過平涼蹂踐我涇邠等州縣得利而歸不曾遭挫將來鳳翔西安內郡安保不遭荼害臣先年巡撫之時奏將陝西鎮守總兵移在固原常川住劄意正在此但所統官軍與守備官部下官軍俱不及千數委的數少難以出戰只得嬰城坐守甘受畏縮之罪今提督尚書金獻民要

將總兵官部下除見在七百員名外再于各城堡各衛禦冬防守官軍內選摘精壯二千三百員名共轄三千員名總兵官統領守備官部下除見在外今擬增糧并各城堡挑選共二千員名外未及之數照例懸賞於有丁人戶內召募一千名亦轄三千之數統領殺賊仍聽總兵官調度該用馬匹就于茶馬并苑馬寺給領或行太僕寺收貯官價支買召募銀兩於司府官庫查有無碍銀兩動支誠爲安邊禦虜至計除依擬行令嚴加挑選聽各官統領以助兵勢外至

於懸賞召募一節尤為得策今日之務似難舍此查

此句向召募土兵題本

得弘治十八年間臣為巡撫准兵部咨為預防虜患

也

事題奉 聖旨隨該太僕寺寺丞楊信解送銀五萬

兩到於陝西布政司收庫臣於正德元年二年間賞

軍召募等項陸續止用過銀一萬五百餘兩此臣奏

准回還原籍養病其餘銀三萬九千四百餘兩俱在

布政司并平涼慶陽二府寄庫待接管官員支銷及

咨兵部并陝西巡撫查照外及又查得兵部先年題

准事理臨邊各路土著軍民舍餘人等有能奮勇設

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三十兩生擒一名賞銀

五十兩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眾斬首至五顆以上

此即文襄

者為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又一件今後各該官軍有

所條奏部覆行者

能斬獲賊級一顆為首者賞銀牌十兩生擒一人者

賞二十兩各為從者量為給賞仍將各人功次另行

造冊奏繳擬陞是皆激勵人心鼓舞士卒之策與前

項該部所奏所擬大意相同况常人之情見利則趨

以速為貴邊軍艱苦萬狀俯仰不能聊生者十常八

九一旦獲此厚利自然踴躍思奮雖有勢豪買功之

人。彼亦不肯舍應得之利。以犯必禁之法矣。然此例。雖久。官司多不肯行。實亦因財用不足之故。以致人心怠玩。賊勢益張。所惜者小。所損者大。及照臨邊軍民。勇悍善鬪者。在在有之。召之有道。自然應命。及查先年召軍。每名有給銀五兩者。有三兩者。是爲常守之兵。比之腹裏抽選召募者。大段不同。比年延綏寧夏二鎮召募土兵。至今與遊竒正兵一體調遣。截殺所向有功。今各該衛所行伍空虛。懸利召募。相應舉行。至于隨勢給賞有功官軍。亦爲要務。軍門若無財用。則有罰無賞。何以盡人死力。但陝西布政司在庫官銀不多。各有頭項。難以一槩取用。伏望皇上軫念邊方重地。防禦爲急。乞敕兵部議處。合無查照先年該部奏行事理。於太僕寺馬價銀內動支五萬兩。差官運送前來。聽臣督委實心幹事官員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餘舍餘村野土民。但係年力精壯。騎射閑熟者。籍名在官。願領馬者給銀伍兩。步軍給銀三兩。令其置辦軍裝弓矢器具。團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訓練。不敢委用貪刻官員。用強逼勒。以失

人心亦不敢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錢無益於事。至于給賞有功官軍土人銀兩銀牌等項。聽臣於布政司無碍官銀內。量為查取應用。不拘官舍軍餘土人召募民壯等項。但有斬獲首級一顆者。驗係真正達賊。此言生兵之賞額也不願陞者軍門隨卽賞銀三十兩。生擒達賊一人者賞銀伍十兩。該陞者照例先賞銀牌。仍造冊擬陞。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買功之弊。及照各邊官軍缺馬為急。行太僕寺苑馬寺收貯銀兩。專備買馬騎操。難以別項支用。若京運銀兩。召募支用

不盡。亦收貯聽發。各邊收買戰馬騎操。不許別項動支。事完通將支用過召募買馬銀兩數目造冊奏繳。如此則軍伍可增。軍氣自倍。可望收克敵制勝之功矣。

為調度官兵預防慮患事 防虜

准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蓋揭帖為申明舊例。請勅各邊守臣防禦虜患。及早差官整理軍餉。以安地方。事內開會同鎮守等官。議照延寧所屬花馬池定邊營一帶地方。接連河套。地形寬漫。大虜在套。垂涎

關隴深入搶掠。必由此入。先年三邊兵馬強勝。虜雖在套住牧。然尚畏我兵威。出沒搶虜。亦止于近邊去處。不能侵犯腹裏。自弘治十四年。延寧兵馬不能阻遏。遂深入腹裏。獲利而歸。虜情貪利無厭。自是每歲入套。必深入腹裏。正德十三年。搶平鞏一帶。嘉靖元年。搶邠涇一帶。俱由各邊兵馬自取便利。不肯阻遏之過也。查得接管卷內。該前巡撫都御史王珣。因寧夏地方報有聲息。照例會行該鎮。移兵於韋州紅寺等營堡駐劄。併力防禦。該鎮官員不肯發一兵前來。

止以虛文抵阻。未久該鎮亦不免於失事。此亦自分彼此不肯應援之過也。見今虜寇住套。號稱八萬有餘。近雖差人探報。俱於迤東近河住牧。通不露形。今青草漸茂。馬臆將壯。虜情叵測。旦夕大舉入寇。亦未可知。乞敕延寧陝西甘肅各邊鎮巡等官。早爲防禦。除具題外。開具揭帖到臣。爲照延綏定邊營寧夏花馬池與武營靈州一帶地方。委係大賊侵犯腹裏之門戶。前項地方守臣。若能捍禦。則固原靖虜迤南。俱係腹裏。可以無患。因是沿邊武備不修。兵威不振。以

致套賊掏窵邊牆長驅而入其所利不在延寧而在
 腹裏固靖安會靜隆等州縣俱被搶掠近年又越過
 平涼蹂踐邠涇等處地界籓籬不固禍及堂室誠如
 陝西鎮巡等官所言延寧守臣每以本處不曾失事
 為辭不知朝廷竭腹裏軍民之財力以供三邊令
 其幹理何事况各鎮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屢有
 敕旨及奏行事例今套內既稱有賊雖云不露形跡
 恐其竊伏深藏待後青草長茂馬匹臚壯之日難保
 其不大舉入寇防禦之計不可不謹但沿邊一帶地

里寬漫虜賊便于馳驟各守臣兵馬寡少豈能遏其
 初來之鋒必須徵調鄰境精兵會合截剿乃克有濟
 已經行各鎮總兵官查照原行差人哨探套賊多寡
 遠近先行回報仍照節行事例互相策應如果套內
 賊眾如此布置文襄于正德年為統制時已詳載行令遊擊將軍張鳳統領遊兵於花馬池營住
之六矣劄遊擊將軍劉淵統領遊兵於定邊營住劄副總兵
 趙模統領奇兵暫於寧塞營住劄若哨探前賊有西
 行之勢遊兵二枝俱於花馬池副總兵趙模移於定
 邊營各住劄量分人馬於安定柳楊等附近城堡寧

夏副總兵劉玉統領奇兵於興武營遊擊將軍周倫
 叅將苗鑿於紅寺兒堡韋州鹽池石溝等處住劄總
 兵官仲勛待有的確警報統領正兵於靈州什劄與
 各該守備等官各按兵秣馬鋒利器械以逸待勞仍
 要嚴謹斥埃多差夜不收遠為探哨沿途多設塘馬
 但有烟塵消息即便傳塘走報鄰境官兵隄備賊果
 近邊各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則取
 便擊之如賊大至即便會合各枝人馬相機截殺不
 許逗遛畏縮失誤事機亦不得輕率寡謀墮賊奸計
 如果大舉深入陝西鎮巡徵調即便刻期赴援不許
 觀望推托陝西遊擊及主將兵馬待巡歷固原審勢
 分布另行。

為達賊出沒計處用兵機宜事

用兵機宜

此達賊即亦卜刺阿爾禿一技也

照得前項達賊自正德三四年間被小王子人馬雙
 殺殘敗遁往河西莊浪涼州速罕禿斬石峽明水湖
 扒沙一帶潛藏住牧時出剽掠阻截道路敵傷官軍
 臣起廢西征復總制陝西軍務之時建議欲調集大
 兵痛加誅剿彼時規置已定惟候成命不意旋即奉

救取回。兵部題奉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緣茲事重大。豈甘肅一鎮所能了辦。因循養患。十有餘年。賊既那營竊伏。西海逼脅。曲先阿端各種番夷。烏合爲巢。歲復一歲。醜類漸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潘地界。自是虎踞青海。蠶食屬番。遂釀成甘肅陝西腹心肘腋之患。去年冬間。被回賊驚散。一半越往官路之北。被各鎮官軍相遇。斬殺數多。其大營仍在西海刺刺山江零口住牧。雖未見侵犯。而禍胎實深。除督令各該守臣哨探尋襲。計處方略。另行具奏外。其在

北者。多不過一二千。俱係精兵。十可當百。因無老小。棲止不定。自今春以來。多則五六百騎。少則二三百騎。或在莊浪五方寺尖山蘆溝。或在涼州松山蘆塘等處。聲東擊西。或出或入。河西衛所官軍防禦三種寇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經年累月。不得解甲。若不先其所急。早爲祛除。緣前賊切近腹裏。恐其尋搶月久。野無所掠。水橋結凍之後。將有窺伺蘭州靖虜之謀。彼處軍馬數少。不能支持。乘虛而入。則會寧安定狄道金縣地方。難保不遭虜掠。臣愚欲趁今與西海

賊寇離析之時。量調陝西延綏精銳兵馬五六千名。與莊浪涼州副總兵遊擊等官會合尋襲。痛加誅剿。以除門庭之害。則西海達賊聞之。亦將褫魄破膽。有不戰而走之勢。區區回賊。又不足憂也。但今河套虜情未定。沿邊腹裏。俱未敢掣兵。又莊浪一帶。倉場糧草。處處空虛。方爲逐旋經理。須待套賊無警。糧草有積。方可舉事。然兵貴神速。機難預定。必待臨期奏請。非惟緩不及期。且恐事機先泄。乞敕兵部計議。倘此言可采。乞早行。臣密會各該守臣。不拘何月日。相機

取便行事。俟大兵旣集。詢謀僉同。因而撲剿。西海之賊至期計處定奪。務在計出萬全。若無可乘之機。或軍馬錢糧未備。照常戰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艱。

爲諮訪群策以裨邊務事

邊務

臣惟固原爲防胡重鎮。乃陝西根本之地。地里寬漫。通賊隘口數多。分兵而守。則無所不寡。賊至發兵。則有所不及。數十年來。大虜竊伏河套。寧夏邊牆。不能捍禦。必從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地方搶掠。生意蕭索。戶口凋耗。實由于此。但防邊之要。據險爲先。設險之

策必資城守。成化年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於預望城葫蘆硤口二處添設鎮戎平虜二所甚爲得策。後止設鎮戎所其平虜所因循未舉。弘治十四年大虜侵犯固原總制尚書秦紘查奏舉行旋卽去任。臣接管總制始奏銓官降印召募軍人設倉積糧。又於舊紅古城修葺營房募軍積糧委官操守於是兩城遂爲扼虜要地。虜賊畏避不敢由此而入却從東路驪子川毛居士井一帶在於白馬井趨水草割營分散搶掠固原平涼村寨城堡直抵涇邠地方。所以固原

兵備副使成文守備都指揮劉文俱要於舊撒都城卽白馬池地方修築城堡添設官軍并展築白馬墩堡占據水頭斷賊出入之路似爲有見。臣親詣閱視及行委布按二司官叅政韓士奇等照例召募願投本城軍人及又委令將應給軍人耕種地土丈量四至分撥外但有城有軍必須得官管束固原衛見任官員數少委的不敷差用及照召募軍人止可尋常備禦若大虜入寇必須分調官軍在此按伏供應糧草亦當預備再照前項地方係在靈武監清平苑草

場之內。與萬安苑草場相隣。因地土荒遠。自來無有官馬在此牧放。蓋係虜賊出沒之衝。牧軍亦不敢來此牧馬。及又查得靈武監清平苑原額。實有草場地共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四頃二十六畝二分。見養馬軍人。止是二百八十三名。見養馬并駒四百三十七匹。萬安苑原額。實有草場地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二頃三十八畝。養馬軍人三百二十三名。見養馬并駒一千四百八十八匹。地土甚廣。牧馬不多。不致顧此失彼。但恐牧軍。因見築有城池。足堪保障。事定之後。

或起爭端。况前項城堡之設。不止保障地方。亦欲防護官馬。乞敕該部計議。合無行延綏寧夏二鎮。查取新任空閑官員。每鎮各五員。改調填註固原衛所。分撥白馬城紅古城二處。每城五員。管隊領軍。并行陝西布政司。將原坐附近城堡。該徵民糧。量撥白馬城脩蓋倉廩收貯。以備兵馬支用。再乞行陝西苑馬寺禁約。該苑牧軍草場地土。在今分撥給軍耕種界至之內者。向後不許混爭告擾。及行總兵叅將兵備操守等官。禁約本城軍人。不許於界至之外。侵越耕

種如違各依法究治待安插既定軍疆食足之日與紅古城應該設立所分俱聽後來總制等官奏請定奪

爲處置屬番事

屬番

爲照肅州寄住畏兀兒哈刺灰二種夷人乃哈密之部落亦哈密之忠臣先年土魯番戕殺王母旣致死巷戰其後襲殺罕慎又死難數多至于陝巴復國討殺姦回亦多効力要其心跡本非有過乃因窮迫歸我求生寄住年久未嘗作惡比與哈密回回不同今

都御史陳九疇等議以異類雜居終難輯睦一旦馭非其人變生不測必危邊境深慮曲防不爲無見但欲遣回哈密則彼與土魯番讐怨已深斷不敢歸還故土今要揀擇肅州北邊空閑堡寨水草便利之所少費官錢爲其修理城郭改造屋廬諭以番漢雜居終相疑二徙居別所兩取便安待奄克孛刺幼子襲職回還令其管轄部落且容不去哈密令其暫居臨邊稽之事體似亦相應但恐各夷安土重遷不肯樂從若強之使去致失其心返生厲階及修理城郭蓋

造屋廬等項未審工程多寡本鎮財力堪否供辦已
經移咨巡撫甘肅都御史寇天叙等官議處先行曉
諭各夷使知彼有畜牧之業我無疑猜之念如果樂
從仍計議修理城郭改造屋廬合用工料若干先期
整理完備方可督發遷移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
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回達亦被土魯番殘害窮
迫來歸不敢復還原土前該鎮巡議處准令暫安插
金塔寺地方彼亦安居樂業不敢生事今要將威虜
古城再加修築挑濬壕隍以處其衆既爲肅州北面

亦是一見

添一藩籬又使遠去城郭不患包藏禍心前項所處

似得柔遠防姦之意且與先年該部所處大略相同
但前項地方大草灘扇馬城柴城相離嘉峪關不遠
王子莊則在苦峪之西離邊稍遠大約皆赤斤蒙
衛番族住牧之地近年節被回虜驅掠傷殘棄地方
而不守投內地以求生今所議威虜古城未知相離
嘉峪關外地里若干修築城垣挑濬壕隍應用工力
若干卽今臨邊有無回虜窺伺并修築之後防護之
兵作何區處方得一一就緒料彼夷人以帳窠爲宮

室以耕牧爲芻糧。既有城郭可以自保。無不樂從之。理俱要議處。停當明白咨報。以憑回奏。定奪。今據前因竊惟防患當于未形。防之太過。反生意外之虞。作事當謀諸始。始謀不臧。將無善後之策。看得前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等。并兵部尚書金獻民。後先議奏。其說有二。一則欲將肅州關廂寄住哈刺灰畏兀兒二種夷人。揀擇肅州北邊久棄空閑寨堡。水草便利之處。安插居住。一則欲將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先年安插暫住金塔寺。

夷人。因前威虜古城。再加修築。以處其衆。是皆欲嚴華夏之辨。謹內外之防。深慮却顧。誠皆體國安邊至意。但懷柔遠人之道。當順其情。哈密乃

朝廷封國。

土魯番敢於殘破之。使其播遷離析。而我不能爲之。

所。已失中國懷遠恤患之義矣。彼哈刺灰畏兀兒二

種夷人。皆忠于哈密。被其戕害。率衆來奔。先朝從守

臣之議。許其肅州關廂居住。歷年滋久。彼無反側之

然使其久住肅州後患亦所當慮也

心。我得調遣之用。今一旦疑其後日之終不靖也。而欲徙之北邊空閑寨堡。安土重遷。豈夷情之所欲哉。

觀其對各官之言曰。此是鳥雀不落之地。我們如何住的。又曰。我們東關住久。各有置買房屋。不能割捨。我們情愿入堡。將我們家小仍留在東關也。罷等語。其情可見。後各官諭之以好語。動之以危言。方纔承認。終非所樂明矣。其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番達。俱係境外屬番。肅州衛羈縻帶管之。數節被土魯番哈密回回侵奪。搶殺窮迫來歸。先該總制鎮巡等官。奏請暫且安插肅州境外。金塔寺地方居住。令其自爲耕牧。有住四十餘年者。

有住十餘年者。今欲驅而置之三百里之外。舍近就遠。必非其情。且原擬待後西事稍寧。哈密復立。仍各遣還住守故地。是猶存興滅繼絕。作我藩籬之意。若依前擬。則恢復之念。荒哈密之望。絕矣。及照各官所擬。新城兒。暖泉。板橋等堡。堪以安插。二種夷人之地。修門。修房等項。雖費用不多。亦未免勞擾。又奪肅州軍餘。春夏務農之地。以與之。似俱有碍。至于威虜城。修築。約用人夫六七千名。又勞軍馬。架梁防護。且今肅州地方。番回之窺伺未已。我兵之警備方嚴。豈暇

逆探未形之患，以供不急之役乎。倘或番回乘我工作之際，率衆侵擾，禍且不測。推原各官論奏，蓋見前年回賊退遯，誤信速壇滿速兒牙木蘭已死之言。遂謂肅州自此無事，故有是言。若體諸各夷之情，參以今日之勢，非惟不能，亦所不敢。據今鎮巡所言，土魯番構怨方深，正諸夷杌隄不安之秋。在我惟當以鎮靜安輯爲主。若又遷置各夷，紛紛多事，以拂其心。臨期倘有生拘，又恐患生意外等語，似爲有見。乞敕兵部參詳議擬，合無將前項川邊王子莊等處番夷，令其照舊於金塔寺地方住牧，以爲後日恢復之圖。以存興滅繼絕爲我藩籬之意。其哈刺灰畏兀兒二種夷人，亦且令其照舊肅州關廂居住，不必預爲遷徙之說，以離其心。待後番情寧謐，財力有餘之日，如果事勢可爲，另爲具奏定奪。庶使夷人無疑二之情，地方無勞擾之患，而我得以專意內修，可收攘外之績矣。

爲整理邊務以備虜患事

備虜

赤斤罕東哈密等衛夷人皆當國初開創之時，率衆

來降。所以我祖宗授官降印，以羈縻之，使之爲我藩籬。今亦卜刺等寇賊，背叛其主，投我屬番境界，大肆侵掠，橫加吞噬，又侵入我腹裏地方。此正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正德五年，復起總制陝西軍務之時，此賊被小王子人馬讐殺殘敗，遞來河西地方。臣慮其異時必爲邊患，建議欲調集大兵，誅剿規畫已定，不意旋即奉敕取回。兵部題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因循至今十五六年，種類漸蕃，聲勢日盛。臣於去年六月內，奏爲達賊出

沒計處用兵機宜事。兵部覆奏，欲令臣將一應制勝機宜用兵方略，一一會計停當，先行差人具奏，議請定奪。緣兵家變態不常，旬月之間，事機頓異。况地方相去京師五六千里，奏報往回，動經數月，雖有成算，亦難取必。議處間，忽報北虜二萬前去西海收捕前賊。臣方慶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不須煩我師旅。不意爲彼所覺，移巢南面，留其精兵據守。彼千里而趨利，此以逸而待勞，反爲其所敗。失勢而遞，後聞阿忒禿斯賊衆恐大虜仍來報讐，挈營隨順渡河入套。止是

亦卜刺一枝。半在西海。半渡河。寇我洮州。卽今未否。盡數歸巢。且西寧洮河等處番族。國初分散部落。設有國師禪師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管領。給與金牌。令其三年一次輸納差發馬匹。而以官茶酬之。若與王官王民無異。實欲借其爲我藩籬。捍備北虜。卽前漢斷匈奴右臂之意。百十年來。河西虜寇。不能逼侵我洮河。恐番人之議其後也。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戕害已甚。不能生存。遂與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夥。爲之指引道路。番達

合勢。我之邊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議者動以不可輕舉爲言。雖兵克戰危。誠宜慎重。而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嘗竊譬之。套賊勢雖猛烈。如風寒暑濕之病。來則疾於風雨。治之不善。卽能殺人。然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七而安。西海之寇。如痞結胃。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消耗後。將難圖興言及此。豈得不思所以處之。而徒玩時愒日。以僥倖於無事哉。且阿爾禿斯已遁。止是亦卜刺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脅驅

番人勢非得已。然地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燬。孳畜被其搶虜。欲報怨讐而復其故產。人豈無是心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廢也。切見新推提督三邊軍務尚書王憲。剛果有謀。多才善斷。昔嘗管理茶馬。遍歷西寧洮河地方。又曾督處河西屯田。至今邊人頌其風力。合無請敕本官力任此事。若今年迤北大虜。無尋捕西海之舉。及套賊回賊。不曾大舉深入。或雖入而即逐。宜密諭甘涼莊浪等處將官。部署兵馬。待冬末春初。草枯馬弱之時。調集延綏遊

竒二枝兵馬。及陝西寧夏二鎮遊兵。共萬二千人。甘

涼之兵。自涼州而進。延寧之兵。自莊浪而進。陝西之

兵。自河州歸德而進。與各該守臣所統兵馬。刻期聯

絡。併力夾攻。如昔年宣城伯衛穎都御史吳琛征番

故事。仍先設法厚募壯勇識事之人。暗入西海。諜我

屬番使為內應。一鼓成功。以驅河西腹心之害。以為

我邊久安長治之圖。尤湏精擇將領。如曾經李義馬

雲甘禎輩。及涼州革任叅將都指揮楊佑。皆熟知此

事。可以付託。西寧兵備副使陳鼎。沉毅有機。陝西布

○番。人。之。從。達。賊。其。本。心。正。宜。以。計。謀。合。為。我。

○內。應。

政司左叅政成文固原兵備副使桑溥皆曾巡歷河西地方。素有才略。可以翊贊兵機。督處糧餉。然事干各鎮。必得主將一員居中調度。顧兵馬不難於調集。而糧草則難于措處。臣到邊督催運送甘肅一鎮民糧銀兩分發。戶部送到官銀其數已多。而倉儲未見有積。及照蘭州督理糧儲郎中婁志德實心幹事。宜令往來莊浪涼州一帶督處。仍于布政司選委有幹力善經畫官一員。專一整理河西錢糧。一面于莊浪涼州西寧或召商或糴買。一面於蘭州安定會寧等處收積。蓋專恃河西。則所積不多。蘭州安會如有厚積。臨期可以帶運。臣之所見如此。伏乞敕兵部將臣所言。參詳可否。早爲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楊石淙集

虜患

臣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八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萃亭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編輯

張安茂子美參閱

楊石淙文集

狀

楊一清

論綏德衛遷改榆林城事宣狀

遷改榆林城

謹按綏德州秦漢以來號稱上郡多遣重兵屯宿名將拒守宋時經略西夏尤為要害觀趙尙所奏綏實

形勝。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可見矣。我國朝酌古定制。開設州衛。統理軍民。表裏相參。犬牙相制。成規井然。萬世無可議矣。今天下一家。華夷賓服。固無容慮。然陝西既舍受降。又撤東勝。延綏諸郡。遂與北虜爲隣。加以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綏德獨以一面之險。遮千餘里之衝。昔人謂之可守。不可棄者。此也。正統年間。虜數入寇。西鄙靡寧。乃設榆林東西二路營堡。將綏德官兵調發沿邊諸堡。分布操練。以備非常。尋又將戶內夫丁。拔其壯健者。

于邊。與舊操官兵相兼肄習。調用。成化以來。邊患益劇。朝廷從守臣議。增置榆林衛。鎮臣節鉞。諸臣居中。以臨蒞之。外控胡虜。內撫延綏。疆土開拓。藩籬益固。于是延綏之地。始免搶攘。勢同腹裏。然武備解嚴。而衛制不廢。非直以舊規未可率易更改。抑亦有思患預防之意焉。比因守臣建白。欲將綏德衛改就榆林。以便邊務。事下兵部。移文陝西延綏兩鎮巡。僉議可否。以聞。已而綏德之人。復有論奏。極陳遷衛非便。欲仍舊貫。以安人心。兵部亦下其議。甲乙可否。莫

知適從竊惟事體當較重輕謀慮當審久近事關重

大則匹夫之言亦當博納慮在久遠則目前利害不

足深計顧非其職不敢妄議然食祿茲藩親歷其地

文襄是時為陝西提學

蓋嘗酌輕重之宜審遠近之慮體之人情揆諸事勢

有不可遷者七不必遷者二何則西安以北七百二

十里而有延安又四百三十里而有綏德又二百六

十里而有榆林以千四百餘里要害之地中界兩衛

已不為贅初本設榆林以捍綏德今顧撤綏德以附

此二言足定紛紛之論

榆林不惟損外援內應之勢抑且蹈虛中實外之譏

其不可一也綏德前擁雕陰之岫後繞大理之角依

山為城阻溝為池居高瞰卑山谷迫隘百夫據險則

鍊騎千羣不能飛度榆林界在沙漠土脉不堅以戰

則綏德不如榆林之利以守則榆林不如綏德之險

故榆林者綏德之藩籬也綏德者榆林之根柢也脫

黠酋勁虜有如天順成化年間擁衆深入分抄邊鄙

則綏德尤宜增兵防守以壯聲勢以固根本以繫人

心今邊事稍緩遂視為腹裏欲撤根柢以附藩籬萬

一事變不測榆林動搖則延綏殆矣南衝之勢仗誰

阻遏。必有執其咎者。其不可二也。往年虜勢猖獗。榆林以東。神木府谷山谷間皆可入寇。不必取道榆林。亦能逕趨綏德。直搗環慶。設復有此。必仗綏德之兵。以遏其深入。榆林遠在二百里外。安能舍彼顧此。其不可三也。綏德軍民屯所。多在清澗延川地方。相離二百餘里。芻糧輸納。尚以爲艱。今復移就榆林。使之越五百里之程。畜馱車挽所費不貲。人心怨嗟。邊儲愈負其不可四也。綏德官兵。自成邊之外。其在本城。內外居住。文武見任。致仕官僚。士儒卒伍之家。無慮千百。世業已久。今欲填實榆林。決無祇移空衛之理。必將盡驅此輩以去。以安常樂業之人。無故而驅之。使之棄田廬。拋塋墓。扶老攜幼。轉徙邊城。生者失其幹止。死者無所憑依。謫黷蝟興。怨聲騰沸。怨極生變。難保必無。其不可五也。綏德編氓。多散居鄉落。城中居民。不數十戶。比屋連巷。俱是衛所丁籍。此輩盡去。遂爲空城。是亦不能州矣。其不可六也。榆林邊操官兵。皆出大戰創傷之餘。頻年飢饉之後。重以誅求。胥削。疾痛未瘳。生意未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况今失穴之虜。近邊抄掠。寧夏甘涼諸處。警報日至。虜掠我丁畜。戕敗我官兵。外無所獲。草枯河凍之時。必將內窺河套。榆林延綏之患。恐自此始。正當畜養士氣。固結人心。今欲改移衛所。築城建衙。勞費不貲。內鼓人怨。外疲兵力。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之策。固如是乎。其不可者七也。且建斯謀者。迹其始謀。本因綏德官旗。比年借貸倉庫錢糧。侵尅軍士花布。事多發露。故欲移置會府。易于關防。是固然矣。利之所在。如弊易生。要在典守得人。禁防有術。自然無患。不然。則

狐鼠漁獵之奸。何處不有。以官旗侵尅糧餉之故。遂欲胥一衛而遷之。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見刑而廢屨也。亦過矣。假令禁防不嚴。則今沿邊衛所營堡倉庫芻糧銀布。虧耗侵尅之弊。逞逞有之。又將移置何地。此其不必遷者一也。又謂榆林地大事殷。所當增兵防守。然兵貴精。不貴多。綏德官兵精悍者。俱在邊戍。所存無幾。借曰遷之。彼纍纍者。非羸餘之老稚。則隨行之眷屬。戰守無能補助。遇警先爲動搖。所謂貪虛名而受實禍。將安用之。此其不必遷者二也。夫揆

之人情。度之事勢。其大要不過如此。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必欲違衆情。逆事勢。而爲是得已不已之舉。亦獨何哉。或曰。舉大事者。不恤細怨。夫所謂不恤于此者。爲其有益于彼也。小損而大益。君子固甘心焉。無大損益。徒爲煩擾。亦所不爲也。况無益而有損者乎。或又曰。古城綏德。未有榆林。今守榆林。安用綏德。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千金之子。其祖若父爲之。重垣複壁。亦將有以自保也。無事之時。而厭之。而撤之。其可乎。爲今之計。衛治決不可遷。人言決所當恤。衆怨決不宐斂。但將邊官革去。行廩俱于邊倉止關本等俸給。至于倉庫出納之際。朝廷成法具在。稽牒按籍之。不遺其力。歲省月課之。不憚其勞。所任勿私其人。所犯勿貸其法。則積弊可祛。浮費可省。人心不搖。邦本自固。長久利便之策。宐無出此。

書

奉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二書

兩寺新命。人心聳然。精采百倍。諸被改擢者。悉皆砥礪鞭策。用圖報稱。逞時頹靡廢放之風。爲之頓革。

顧習玩已久。人猶未知所重。其叅政僉事改卿少卿者。同事且譁而輕之。親友問訊。輒出言語。若以為墮坑落塹云者。流俗之難曉至此。此固不足深卹。然轉移之機。在廟堂一籌運耳。何則。二寺體勢素輕。今雖奉有明命。而朝廷所以待之者。未審何如。以京寺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以方面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此其故不可以不講也。若一切循常襲故。不加隆重。則空言無據。何以歆動人心。至于考語一節。關係尤急。蓋巡撫巡按與二寺。政務不相涉。考語無憑填

○石○涼○初○擬○兩○寺○官○照○京○卿○事○休○後○部○覆○止○與○二○司○

○官○顯○昂○然○已○改○觀○矣

註未免詢諸二司。二司未免詢之知府。往者弗振。實

文襄為馬政時兩寺官俱不屬撫按考核故得

坐此故。今不為之處。其事勢恐又漸墮。故轍中而莫之能救也。詳具奏牘。伏惟登之。裁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四書

茶馬

茶馬論列已罄其愚。雖未敢自以為是。要其事勢不得不然。其推原祖宗立法本意。恐是一段大議論。似不可少。所患私茶不易禁。官茶不易積耳。大抵茶是本。馬是利。無本則利將焉出。官買固順。以輸運之艱。故有招商之議。商買固便。以價出之難繼也。故復

有官賣之議行之數年○文○襄○主○意○在○此○茶司各有數十萬之積則金牌可復然僕前所言差官一節又不可不預為之思也至于四川東鄉利州諸處誠今日私販之淵藪其地密邇漢中宐附陝西巡茶提調不然禁之于此開之于彼譬之治水不于源頭理會而徒遏其流恐奔放潰決之勢終不可遏餘惟主張國是者採擇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五書

牧地
牧軍

清地募軍文冊差官奏繳監牧之政二事為先顧茲政初舉僉謂草場為土人占據已久決不可復必復

之恐激土達之變而總制秦公尤主是議某孰知此中情狀恐喝搖撼乃其故習不足深卹懋簡練事之官分投清理憑據籍冊盡得其實徐諭土人聽其赴愬分豁改委它官覆勘凡辭有可指及情有難堪者稍稍還之奏疏中所謂寧虧牧地之額不敢失眾庶之情者此也至再至三其情已盡其辭已屈然後樹查核牧地得手處正在緩于奏報酌量審實使物立封界分地投軍地有定額軍有定止草場既復人情不該而後乃無動搖情亦安向之羣咻眾鬪者今何如哉至于募軍之令初下任耳者習于往歲延寧招募之弊間生疑議殊

不知積年逋逃。勢既不能驅之復業。而盜賊奸宄皆此輩爲之。將來貽患不細。今收集以歸之官。官獲其用。彼安其役。門攢戶合。而力不孤。什伍團結。而官可考。固未嘗取諸見在有用之人。而貽損此益彼之計也。疏中亦略及此。誠懼傳聞之失真。聽察之難憑。故嘵嘵云耳。若以爲自銜伐。豈某之志。亦豈明執事之所以見待者哉。大抵天下之事。在見之真。行之果。若狗流俗之論。則無可爲者矣。

東西涯先生

套虜

連得手書。窮邊寥落中。不勝慰藉。知近來東劄所及。如僕者。僅一人耳。顧僕何以堪此。感愧感愧。比事想寧帖。冬間套中賊情。決不敢保。恐非書生所能獨當。况陝西武備廢弛之甚。極力料理。只辦得二三分。而武安債帥。擁虛位。失人心已久。奈何爲處。今亦不敢不勉。凡百以身任之。利害進退。皆所不暇顧。六月十四日。賊到蘭州。金城關下。若無前奏。留官軍。其害不可言也。今雖無殺獲之捷。幸不失利。僕七月初九日。至蘭州。莊浪炮火不絕。道路阻塞。却再不曾犯蘭州。

蓋彼亦知我有備故耳。靖虜邊防。頗區畫停當。今冬想無虞。姑未敢言及。蓋士夫方惡聞修邊之說。此事當為即為。以佚道使民。無所不可。不然。今賊勢如此。既不敢保其全勝。則慎封疆守要害。設險自固。以逸待勞。斯得策也。又避而不為。然則若之何其可哉。大抵今人止可與樂成。不但凡民為然耳。此中曲折。難盡難盡。募士人使自為戰。一節事體相宜。人心樂從。○文○策○自○是○明○于○見○事○非如所謂招募籍民為兵者也。冬間賊果內侵。必獲此事之用。今亦未敢盡言。

東內閣吏兵二部諸公

防虜

某經略無狀。不能保固邊境。致賊深入抄掠。以厯九重西顧之憂。無所逃罪。顧受命以來。修築邊防。料理儲餉。選將練兵。實亦未敢自怠。仰荷國是清明。易置主將。增設遊擊。一方守備。號為得人。假以歲時事。當就緒。今主將初至。遊兵未集。不意驟罹虜變。烽火方舉。賊騎已滿山谷。陝西固靖環蘭。所守千數百里。處處通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彼合而強。我分而弱。理勢則然。賊始至。豫望城指揮任璽禦之。至鎮戎所。

遊擊陳善指揮郭遡禦之。雖不能遏其初來之鋒。幸不虧折。賊至固原地方。野無所獲。遂綴我邊兵。擁衆南入至靜寧。勢將東下平鳳。新任將官提數百之兵。冒險而進。某約束土民。拒守隆德。賊聞引而西。數日。蒐集腹裏官兵。賊不分散者畏我也賊亦不復分散。方部署官軍。及招募土人。計截歸路。但彼聲勢聯絡。未敢必其成功。而延綏遊奇兵屢調不至。往者先事預防之疏。竟托空言。所謂中路邀擊者。未知能中機要否。嘗觀近日虜態。較之夙昔不同。昔無盔甲。而今有盔甲。昔無餘馬。而

今有餘馬。行成營陣。居有瞭守。所向如談路。皆我遁逃。有以使之。而所謂奸細者。實不可謂無也。度今豈近新春。遷延不出。或者天厭其惡。而將斃之邪。不然。則潛伏套中。兵連禍結。陝西之人。其何以堪。內有大荒。外有大寇。時勢之難。無逾此者。蓋自今春以來。地不時震。殆其徵與。竊謂京軍決不須發。若總制之設。似不可已。廷臣可當是任者固多。鄙見以爲兵侍許公。新蒙起用。離陝伊邇。易于赴鎮。且其才識足以濟事。風采足以動人。誠宐畀之重權。使大爲經理。以弭

將來之患。某輩不過聽受指麾而已。非敢以艱虞之際。委勞于人。蓋經略陝西。不若經略寧夏。今花馬池一帶。邊備雖有如無。藩籬不固。寇至堂室。似難為處。况陝西各衛所正軍。俱在邊戍。而腹裏所守大半抽選。招募之餘。安能支此大敵。及徵調邊兵。又緩不及事。如今日者。此某所以不得不極言之也。

東閣部諸公

防虜

虜賊頻年入套。其志不在邊疆。而在腹裏。若不為腹裏居民深長久之圖。則為邊將計者。不過嬰賊自

保而已。此○腹○裏○失○幸○邊○將○得○以○為○辭○者○也今經理寧夏邊防。蓋不為

寧夏謀。為腹裏謀耳。計不出此。而恤目前之近怨。避眾人之浮言。則他日陝西用兵。殆無虛歲。驅虜屠割之慘。饋餉轉輸之勞。其何以堪。民窮盜起。勢所必至。僕既深知流禍至此。安忍不為朝廷陳之。此修濬墻塹。添設衛所。經理靈夏。整飭韋州諸務。所以不能已于言也。仰荷廟堂采納。悉見施行。如新春套內無賊。當次第從事。此志獲終。二年之後。邊患可少弭。腹裏人民有息肩之望矣。頗聞陝之士夫。猶若有異議者。

蓋未嘗深究利害。習于任耳者之見。大抵為僕身謀。則甚不利。為國家謀。為地方謀。則一勞永逸。百世之利也。前此修邊。如余肅敏尚不免于騰口。况萬萬不及肅敏者。招怨貽謫。固其所也。亦何暇顧哉。套賊烟火不絕。而未嘗近邊。高家堡稍有侵犯。旋即遁去。立春尚遠。恐有潛形匿跡。乘間如往年大舉入寇。亦未可知。但往年我邊兵寡備。多顧此失彼。僕今冬將沿邊至腹裏。分為四路。兵雖不多。聲勢頗聯絡。奇正互合。首尾相應。以逸待勞。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彼千里趨利。亦安能善其歸耶。人便附此。不盡區區。

東東山先生

防虜

翰教勤懇。極感至意。非虜入套已久。未嘗侵犯。東見于高家堡。西見于寧夏河東墩臺者。數亦不多。而沿邊一帶。瞭見烟火。無處無之。欲分兵勢乘瑕而入耳此其奸謀尚未可測。僕十月間。大閱鎮兵于固原。十一月。大閱邊兵于花馬池。皆號數萬。先聲伐謀之意也。兵聚而即散。分布諸要害。聲勢相接。如賊犯某城堡地方。所至為正兵。某

兵出其左。某兵此諸葛武侯八陣之遺也出其右為兩奇以應之。某兵繼其後為援。隨處皆然。聯絡如貫珠。又多藏兵于素所無兵之地。至則出其不意。易于取勝。大要避之于沿邊廣遠之地。而圖之于鄉野村寨阨塞之區。賊誠似往年深入。恐難以善其歸。顧此賊今不窺我之西。而潛寇我之東。若解此機者。然延綏東路兵馬精強。無足為慮。况又不能深入。不過覬覦近邊而已。向者兵機一疏。以去年曾有此機而失之。故先事預圖。欲待其千里深入。有機可乘。而為攻其所必救之計耳。非敢輕挑強胡。無故啓釁。奏疏中亦已明白。不敢不慎。承諭使人以器之說。愚意正與此合。賤目積勞與熟。舊患大作。餘情不及縷縷。

與陸提督都憲書

流寇

不意流賊之變驟及江鄉。上則南都根本之地。下則東南財賦之區。關係至重。鄙懷不勝懸切。不獨同室被髮纓冠之義而已。去年已嘗慮及此。屢言之。諸老本兵。以事勢未及。未有所處。亦嘗致書巡撫巡江及敝處府衛。使知此意。早為設備。不知曾留意否。而今

果如所料矣。計此賊百戰之餘，雖甚勇黠，顧本不習水戰。制之宜無難。第恐得我通降，驅彼迫脅，怵之以

幸而賊不善用此輩於今亦然

刀兵，啗之以財貨，則我濱江鹽徒遊食鼠竊狗盜輩

自是國家之福

皆彼鄉導，皆彼精兵也。不早撲滅，則根本為之動搖。

貢餉為之阻隔，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正意當此危急

之秋，誠得如執事才識威望，而又習知江南事，互者

往領安攘之寄，必無不濟。方謀議間，忽得來翰，毅然

請行，聞者稱快。本兵即如所擬，但願以拯溺救焚為

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為

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人馬亦于

南都以東，隨便屯住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

為瓜真二垣之防。有急易于徵調。至于召募鄉兵，求

間諜，懸重賞以待之。術取計破，用收不戰之功。又執

事之所稔知者，不贅言。此窮寇也，譬之困獸，不宜急

鬪。鎮江以脆弱不練之兵，嬰其初至之鋒，取敗固安

而志則可取。較之閉門畏縮者不同。是宜憐其志，姑

貸其罪，以責其後功。則人知自奮矣。指揮孔湧素以

驍勇聞，楊能又出京營，二人號為出色。今皆喪敗，倘

不見棄絕。或可收之。桑榆掌印。指揮陳章。廉靜不擾。

愛養士卒。以固人心。無出于此。且鎮江蕞爾之郡。驟

屯重兵。外而防禦賊寇。內而承應上司。勞憊可知。可

役其力。不可徵其財。文襄時移家此中。故為桑土之

筭獨切它郡縣。多方區畫錢糧。輸送前來。以備供應。嚴有司

科派需索之弊。此止盜上策也。况鎮江衛官軍糧餉

經年不得支結。屢奏有行。未聞區畫。怨聲載道。怨極

生變。難保必無。不可不慮。又思此賊。出沒無常。聞大

軍之來。或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彼之計常掩

夫不備。而我之患。常生于所忽。故淮鳳之兵。不可盡

撤。山東之地。不宐全虛。誓之圖之。

奉內閣吏兵諸公書

勦虜

某經理寧夏事務幾兩月。粗有次第。付之鎮巡。遂西

出廣武。抵于中衛。簡閱士馬。申明號令。遵草地而南。

八月初六日。至靖虜衛。竊見黃河以西。無處無寇。時

出抄掠。居人既不得耕牧。過客復不敢經行。甘涼重

鎮儼然成一外境。食乏兵寡。守臣僅僅自保。虜橫而

驕。無復忌憚。甚非好消息。河凍之後。變態難測。此某

節制中事，不得不繫懷抱，欲增兵防守，正墮無所不備之戒。師老財匱，卒恐無成，必得大舉一番，用祛生人患害。此田中之禽利，以搏執而无咎者也。但倉廩一空，倉卒無下手處事在河東者。一面區處河西餉道阻塞，不知彼處鎮巡，何以爲計。及今不圖，將來非惟客兵不可調，雖主兵亦難枵腹待斃。季孫之憂，又不專在戎狄間，他日必有任其咎者矣。詳具奏牘，惟主張國是者裁之。所論事恐命下之後，糧草未辦，或逼近冬寒，亦難輕舉。鄙見第謂先事題有成命，則可以相機而動，必待臨期取旨，往來須兩閱月，機會間不容髮，奈何奈何。若廟堂別有高見，明以指授，使有所依據而行，他日勿謂夷簡不進言，斗膽亦復云爾。千萬加答。

記

朱憲副平賊圖記

平秦蜀叛寇

弘治庚戌夏六月，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梁戴公珊上言。皇明撫世，普天率土，陶然太和，冰天炎海，雕題左袵，往古聲教所不及之區，皆梯航納

琛貢蠹斯逆賊野王剛者，嘯聚不逞，初起蜀之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近又擾我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皇上弘天地之量，不即加誅，彼昏不知，稔惡益甚，請勅四川、湖廣、陝西三省守臣調兵討之。帝曰：「兪無養患，無助變，無延及平民。」于是大司馬承旨議設方畧，移檄三省巡撫憲臣調兵率屬，刻期進討。維時陝西按察副使高安朱公漢職在撫，民兼分巡漢中，乃承戴公檄，躬督陝西官兵，洎民兵萬餘人，分道竝進。賊聞風奔潰，乃約會川湖官兵，深入賊巢麻柳埧，所向克捷，勢如破竹，賊莫能支。是歲十一月，元惡授首，餘黨悉平。疏聞，上降勅獎勵，給賞賚有差。朱公獲拜白金文綺之賜，漢中之民相顧而言曰：「始聞寇至，吾儕子女幾無生聚之望，寇平亂息，伊誰之功？嗟我朱公，維我父母，其爲吏與士者，亦相聚言曰：『賊至不早撲滅，民將動搖，豈惟吏之尤，亦士之憂。』今居民安堵，吏奉其職，士安其業，惟茲懋績，寔戴我公，乃屬善繪者，貌其平賊之狀，繪爲圖，予得

觀焉。晉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四郊多壘，詠得賊不誅，悉令歸農業。仁宗至和中，蜀人傳言有寇至，野無居人，京師震驚。張方平被簡爲蜀帥，至則歸屯軍，撤守備，蜀竟無事。公之平寇，不免殺伐，若異是者，蓋益州之賊，初苦于侵苛，假息其鄉，無他志。至和禦變于未然，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者，故得以安之而無患。若野王剛者，自成化乙巳，遘亂五六年有奇，蔓延數千里，攻我城邑，戕傷我兵民，其鴟張跋扈，非文告所可招，而彌天之惡，不可以恩結，不可以赦原，其勢

不得不加兵。顧兵凶器，戰危事，將非其人，兵雖強，不能必勝，玩昔愒日，糜穀費財，借曰勝之，所損已不貲矣。若公以文臣統師旅，不請益兵，不重費轉輸，笑談尊俎，安如平昔，坐運籌策，指麾諸將，月三匝而成功，視二張所爲，雖有用兵，不用兵之殊，其止亂安民，功則一也。圖之以詔後世，豈徒繫人之思，朝廷遏亂之武，勵臣之仁，諸大夫宣力之忠，并于是可見，而謂文儒不諳軍旅，其過言哉。漢中固秦地，倡亂者蜀人，古稱蜀人多變，習使然也。後之治蜀者，變之未形，當如

二張前引二張雅意在此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必若公所為蒼生其不重困已乎予雅知公又嘉漢中之人之美遂為之記

體國堂記

馬政

臣一清以南京太常寺卿被簡命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驛召詣闕授勅以行臣伏讀勅辭有曰夫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責任實重且艱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簡命臣拜稽首自念以虛名承乏重辱溫旨褒嘉省躬增惕如臨深谷惟上端居穆清知周萬物欲修邦政用濟時艱乃詔本兵大臣講求牧馬故典粵稽牧馬之政大備于周官監牧之制昉于唐歷代因之有衰有盛而迄無善政顧以為病焉我祖宗稽古設太僕寺于兩京山陝遼東甘肅又有行太僕寺苑馬寺之設承平之餘任隨勢輕官因人廢頃屬三邊多警戎廢告乏上煩官帑編戶督課下困民力用厯宵旰之念以陝西監牧之利獨優至遣風憲重臣督理得承制以便宐從事無前之典寔自今日始睿謨淵深不獨為多馬故也方議之興眾皆替其決而祗憂其難及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馬政
平露堂

議之定。人或迂其事。而遽虞其弊。紛紜喧囂。莫之適從。然臣于體國之諭。得所以自處之道矣。大抵鼓不調之瑟。必費更張之力。而築道旁之舍。決無可成之理。故凡興廢補敝。鎮躁舉劇。安常習怠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有見于體國之義。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則無不可爲之事矣。初督理之任。本爲監牧。繼而有兼理茶馬。及提調三邊戎馬之命。其爲役知勞而未知逸。其于人多怨而寡惠。其爲効害日去而利未興。然要其成功。未始不爲它日一勞永佚惠且利

之地也。亦姑自目前之所當爲者。盡心馬爾矣。出位逾分。以爲其所不得爲。喜功好大。而爲其所不必爲。皆非臣之志也。非體國之義也。或者未嘗深究。若以馬政與民事爲二道。不思朝廷修舉牧事。非供馳騁田獵之欲。捍外衛內。正坐民故。夫天下未有無弊之法。利害之相乘。古今以爲恒患。顧輕重緩急之宜。何如耳。誠重且急。則小損而大益可也。暫廢而大蠲可也。事在得已。無大損益。而徒爲擾煩。則寧止勿爲。雖付之無可奈何可也。若其心惴焉。惟浮議之及已。是

懼居其位弗事其事因陋就簡以塞厚責又安用是
 贅員為哉臣懼 德意之弗宣于下且恐任事之心
 或因以自怠也敢取體國二字揭諸督理之堂書此
 以為之記

雜記

演習營陣事

營陣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畧演營習陣
 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
 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

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

有進無退四字此用兵之大忌才公之長 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為哉未幾聞虜在邊

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

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

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

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興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

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每諭諸將

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

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

以為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放演火器事

火器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為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

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

皆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

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鍊募工于固原鑄造。如二將

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

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肄習。用以為

常。至是花馬池叅將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眾出

城下。用公所發鍊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

器眾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

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
如此言乃知所以用之矣
 軍遇有危急劫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
 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
 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著演陣行兵事竅

兵法

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
 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
 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
 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

五行營又合為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
 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
 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搃
 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
 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碁局局皆新如此操演
 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或如此法是為真較閱也
 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
 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
 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為營行則為陣陣

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惰容。久以慣熟。臨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軍人務尋達衣。達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

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嘗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妄笞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叅

將閻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遡不能殺賊褫其衣冠。加之巾幗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

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

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彈牌刀骨朶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撻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音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賦性直戇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

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命下矣。姑識之。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懼怯。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

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癘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今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蹶然笑者。幾希矣。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楊石涼集

兵法

平谷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三

十

